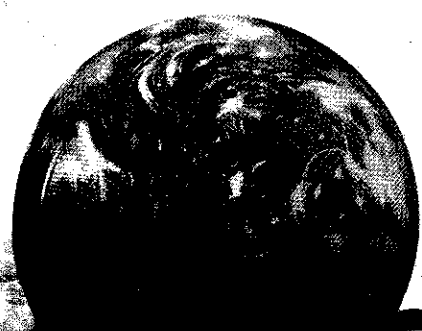


星雲禪話

活得快樂



星雲禪話



活得快樂

星雲大師

26.60
010

仲光

5103B

禪的境界是自主、解脫、安寧、快樂。

「活得快樂」完全著眼於在金錢、名譽、地位之外。

禪可不受時空、情境的局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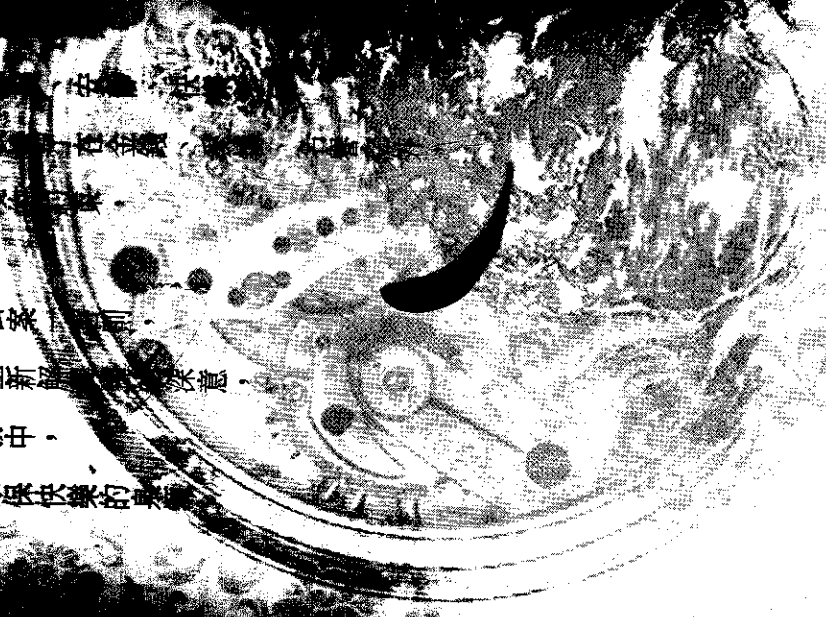
是活得快樂的泉源。

星雲大師精選禪宗公案一百則。

從現代人的觀點，重新解釋禪意。

在禪師的禪機、作務中。

激發內在的覺悟，永保快樂的泉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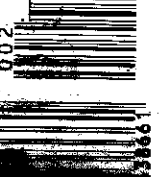


香港公共圖書館 HKPL



3 8888 10426731 9

-543-86E
002



發現生活禪的密意

田生 文

現代的一般家庭，總是把客廳整理得窗明几淨、舒適美輪，如果能擺設一盆淡雅香潔的鮮花，整個客廳將顯得生氣盎然；在潔白寬大的牆上，如果懸掛一幅煙嵐雲嶺的山水國畫，整個山河大地彷彿擁懷在抱；一盤色香俱佳的菜餚裡，如果加點調味品，就更可口美味了。禪，就像茶几上的那盆花，牆上的那幅畫，菜餚中的調味。在我們的生活裡，如果能加上一點禪味、禪趣、禪機，人生的情況就別有意境了，正是一平常一樣窗前月，才有梅花便不同。」

生活在忙碌、緊張、動盪、紛亂的今日社會，必須尋找一股安定我們浮躁心靈的力量。禪，無疑是祛除我們心中焦慮疑懼的力量；禪，是安住我們身心的一劑清涼散。禪的裡面有智慧，禪的裡面有幽默，禪的裡面有慈悲。禪可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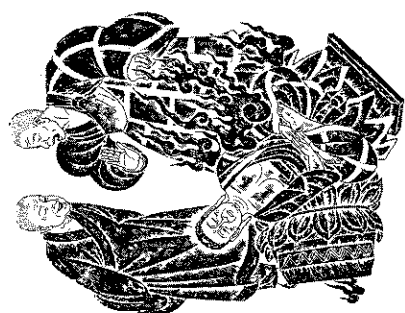
把我們的妄想煩惱止於無形，一句難堪的言語，一個尷尬的動作，不忍回想的前塵往事，在禪的灑脫、幽默、勘破、逍遙之中，一切都如春波無痕、煙消雲散。禪，是一種藝術的生活；禪，更是一種圓融的生命，自然天成的本來面目。如此美妙的禪，不只屬於寺院所有，也不僅僅是出家人所獨享。禪，應該屬於我們每一個人、每一個家庭；，人人的生活裡，都需要禪的智慧、自在、率性與逍遙。

幾年來，我曾在海內外各地應信徒的要求，隨緣開示禪的密意，更在台灣電視公司講說過禪的菁華寶典——《六祖壇經》。節目播出以來，各方對於禪的需渴反應，如雪花般紛飛而來，於是有新聞晚報副刊邀請我，每日為它撰寫一則關於禪的公案，題名〈星雲禪話〉，時間達一年之久，總共完成了三百多篇文稿，美國與泰國的《世界日報》，也一併刊登。更有人建議將「禪話」搬上螢幕，讓更多的人在繁忙之餘，也能享受禪的隨緣放曠、任性逍遙。於是經「愛心」製作人周志敏居士的精心籌畫，「星雲禪話」終於在一九八六年四月和觀眾正式見面。

自從「星雲禪話」在報紙刊載以來，有許多讀者和信徒紛紛來函，希望佛光文化能將「禪話」編纂成書，如同我歷年來在各地的演講開示集錄一般，一集一集地廣為流傳，讓更廣大的大眾，能夠透過文字般若，隨時隨地體悟禪的無上妙味。我為了踐履自己一向「給人信心、給人歡喜、給人希望、給人方便」的信念原則，應多方要求，才慨允佛光文化的出書計畫，出版了《星雲禪話》第一集至第四集。與本書同時，台視公司也應觀眾的需要，要我將已播出的「星雲禪話」節目出版成書，並且發行錄影帶，把禪的密意帶入每個人的家庭裡，落實於生活中。

《星雲禪話》四書出版之後，許多讀者反應熱烈，不斷表示深受禪機的啓發而活用它，由此可證明人們在面對迅速變遷的社會時，禪的智慧可幫助大眾超越與提升心靈的層次。本書因再刷次數多，書版多處已不甚清晰，為使更多的讀者體會禪的全新風貌，特地重新編排、包裝，以饗讀者。

目錄



序——發現生活禪的密意

星雲

丹霞燒佛

因緣所成

豔詩

今天不方便

育才之道

活得快樂

什麼冤仇？

無言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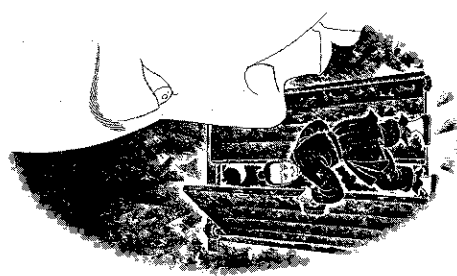
反主爲賓

高與遠

放下！放下！

衣服吃飯

快樂與痛苦



畸形

深不可測

寸絲不掛

肯定自己

從心流出

無情說法

文殊現身

一片菜葉

殘缺的鬼

求人不如求己

詩偈論道

生乎？死乎？

1

1

4

6

8

10

13

15

17

19

21

23

26

30

32

34

36

38

40

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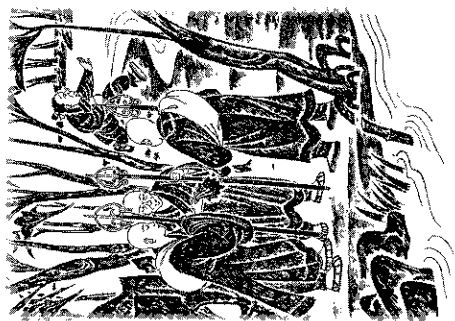
44

47

49

51

53



誰去主持
一生萬千
放下什麼？
三件古董
八風吹不動
把門關好
放逐天堂
真正的自己
地獄與極樂
虔誠的心
像牛糞
三心不可得
三種人

55
57
59
61
63
65
68
70
72
74
76
78
80



銀貨兩訖
不要拂拭
不能代替
未到曹溪亦不失
蠅子投窗
虱子是什麼做的？
無言之教
何法示人？
進入深山
宛爾不同
哭笑無常
緣起性空
吃飯睡覺

81
84
86
89
91
93
95
98
101
104
106
108
111



一得一失

第一課

十事開示

悟與不悟

存財於信徒

一坐四十年

十後悔

心淨國土淨

不像個人

大小不二

威德與折福

我往西方走

快活

141 139 137 134 132 130 127 124 122 120 118 116 114



一切皆禪

雪霽便行

葬禮

我是侍者

國師是寶

國師與皇帝

虛空眨眼

用會作麼？

大小糞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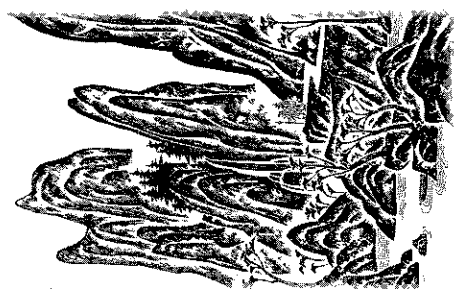
有我在

參禪法器

不著相

尙有一訣

175 173 170 167 165 162 159 156 153 151 148 146



咬空

提起放下

一與三

南泉救鵝

活水龍

樹的根

百年一夢

不得見

禪像什麼？

一襲衲衣

千古楷模

自傘自度

了無功德

204 202 200 198 196 193 190 188 186 183 181 179 177



能大能小

滿了嗎？

禪非所知

割耳救雉

誠實無欺

除卻心頭火

一與二

一休與五休

不如小丑

223 221 219 217 215 213 211 209 207

丹霞燒佛

唐朝丹霞天然禪師在一座佛寺裡掛單，時值嚴冬，天氣寒冷，大雪紛紛，丹霞即將佛殿上木刻的佛像取下來烤火，寺中糾察師一見，大聲怒斥道：「該死！怎麼將佛像拿來烤火取暖呢？」

「我不是烤火，我是在燒取舍利子！」丹霞禪師從容不迫地回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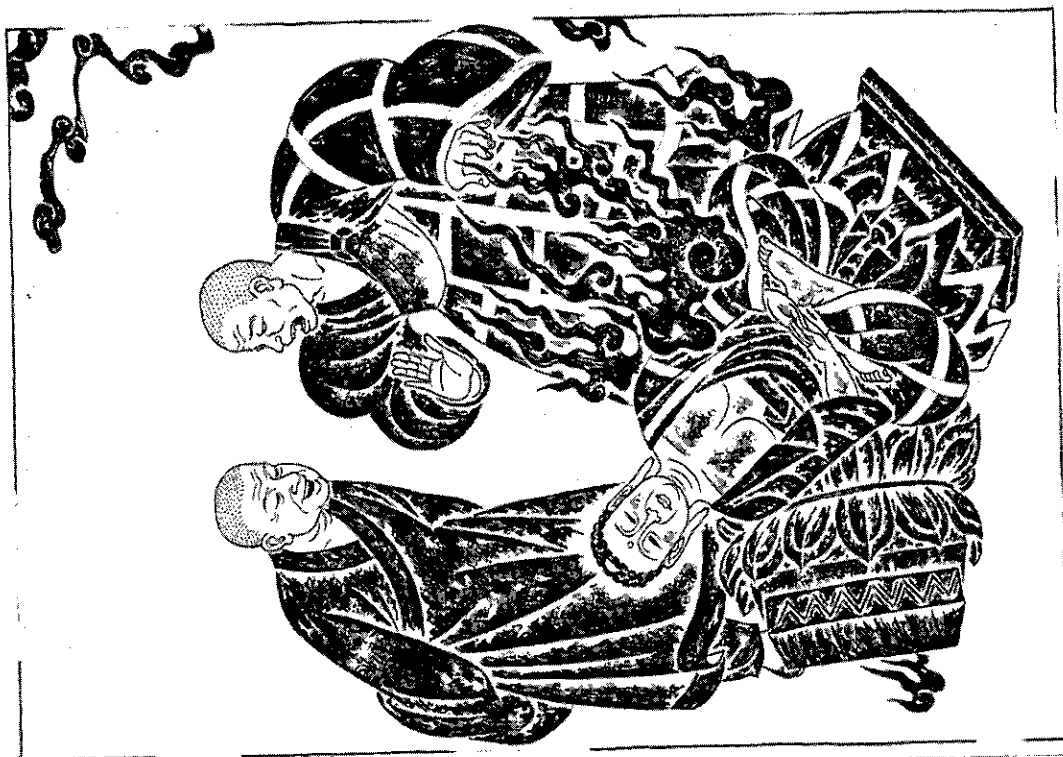
「胡說！木刻的佛像哪有舍利子？」糾察師仍是大聲斥責。

「既然是木頭，沒有舍利子，何妨多拿些來烤火！」丹霞禪師從容地去取佛像投入火中。

在丹霞禪師的心目中，我佛如來的法身遍於整個宇宙世界，而不僅僅是佛雕像，對禪師而言，那尊佛像早已超越了形質，宇宙真理那才是我佛法身的整個表

徵！

糾察師所認識的佛像，只是木刻的，而「丹霞燒佛」欲取舍利，他所認識的佛像才是有靈性的。



因緣所成

桂琛禪師參訪玄沙禪師，玄沙知道他深研唯識法相之學，故而指著一張竹椅問道：「三界唯心，萬法唯識，這個汝作麼生會？」

桂琛禪師答道：「既曰唯識，又曰唯心，那就作唯識唯心會好了。」

玄沙禪師不以為然，說道：「理則是矣，無如破壞事相了，唯識唯心並不破壞宇宙萬有。」

桂琛禪師指著一張桌子道：「那請問老師，您喚『這個』作什麼？」

玄沙禪師答道：「桌子！」

桂琛禪師搖頭道：「老師不會三界唯心，萬法唯識，『這個』不喚作桌子，桌子者，乃是假名假相。」

玄沙禪師立刻改口氣道：「的確『這個』不是桌子，『這個』的真相乃是木

柴，木柴做成桌子則喚做桌子，做成窗子則喚成窗子，實則桌子、窗子的本來面目仍是木柴。」

桂琛禪師不住地點頭，但玄沙禪師指著木桌又改口道：「此『這個』非木柴，非窗子，此乃山中大樹。」

玄沙禪師見桂琛禪師正要開口，舉手制止，故又再說道：「此亦非大樹，此乃一粒種子為因，再集陽光、空氣、水分、土壤等為緣而成樹、成木、成窗、成椅，實則樹木窗椅，乃宇宙萬有之因緣所成。」

桂琛禪師道：「宇宙萬有，仍是唯識唯心。」

玄沙禪師道：「汝既來此參學，不如說宇宙萬有一切都是『禪心』。」

桂琛禪師與玄沙禪師所論，涉及到唯識、性空、禪等學理，但玄沙禪師最後仍會歸「禪心」，因桂琛禪師既從唯識而轉歸參禪，對過去所知所學不能捨去，怎能入禪？如一茶杯，已留有其他汁液，如今再裝茶水，總會變味，橋路雖然相通，但仍應橋歸橋，路歸路，平等中示現差別，差別中亦平等。

豔詩

有一位管刑法的官員陳君，年老辭職還鄉，為信佛因緣，途中參訪法演禪師，問道：「如何才能認識自己的本來面目？」

法演禪師是有道高僧，但解釋問題時卻用豔詩回答道：「頻呼小玉元無事，只要檀郎認得聲。此中事不知長官會得也嗎？」

陳君應聲道：「會得！」

法演禪師問道：「會得聲？會得意？」

刑官陳君不能答。

一日，圓悟禪師自外返寺，問道：「聽說老師用豔詩和官員陳君談論佛法，不知他會也嗎？」

法演禪師道：「他只認得聲，不懂得得意！」

圓悟禪師道：「詩中意思，只要檀郎認得聲，他既認得聲，為什麼又要說他不能會意？」

法演禪師答道：「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庭前柏樹子！你道會也不會？」

圓悟禪師聽後，心有所悟，作禮退出時，忽見一隻公雞飛上欄杆，鼓翅鳴叫，圓悟自語說道：「此亦不是聲。」遂再回法演禪師丈室，以詩偈呈明心得道：「金雞香鎖錦繡幃，竺歌叢裏辭扶歸；少年一段風流事，只許佳人獨自知。」

法演禪師聽後，大喜道：「此佛祖大事，非小根器所能造詣，我為你歡喜。」

這首古人的豔詩，從字面上看，目的只是求認得聲音，但詩的含意，卻不是以認聲為足，這是要聞聲的人，能體會發聲的人呼叫小玉的本心，由認聲而能通達心源深處，由認聲而能彼此兩心相結。

既是兩心相結，那就無聲勝有聲了。

今天不方便

臨濟禪師雲遊至金牛禪師處時，金牛禪師一看到臨濟禪師，就把禪杖橫過去擋住門，臨濟禪師用手敲打禪杖三下，然後回頭就往禪堂裡的首座位置上坐下。金牛禪師看到這種情形，不悅地說道：「凡是行腳雲遊的學僧，在謁見寺院禪主時，無不按照一定參學規矩，行賓主之禮，你是從哪裡來的？為什麼連這點基本的禮節行儀都不懂？」

臨濟禪師誠懇地回答道：「我不知道老禪師您在說什麼？我敲打禪杖三下，不是早就跟您行禮打招呼了嗎？」

金牛禪師聽後，更加不悅這種回答，剛要開口，臨濟禪師就動手用禪杖打金牛禪師。

金牛禪師此時若有所悟，但臨濟禪師又忽然道：「我今天不方便！」

金牛禪師順手一掌打去，口中道：「我此時倒很方便！」

臨濟禪師挨了一掌，反而哈哈大笑道：「的確不錯！我們今天不方便遇到了方便！」

後來，潯山禪師就問仰山禪師道：「這兩位前輩的對話，到底哪一個佔了上風？」

仰山禪師回答道：「佔上風者上風，居下風者下風！」

此話一出，旁邊座主不以為然地道：「佔上風者未必上風，居下風者未必下風，上風何在？下風何在？」

仰山禪師和潯山禪師不約而同地說道：「正如座主所說，無風起浪！」

兩位禪師的對話，最初都以禮相見，但一言不合，拳杖相打，但他們互傳了方便與不方便的消息，什麼是方便？什麼是不方便？只有兩位禪師心中知道，但仰山禪師、潯山禪師卻討論他們誰佔了上風？誰居下風？這就犯了無事生非的錯誤，在真正禪者的眼中這只是「無風起浪」而已。



育才之道

有一位信徒在佛殿禮好佛後，便信步到花園散步，碰巧看到園頭（負責園藝的僧衆）正埋首整理花草，只見他一把剪刀在手中此起彼落，將枝葉剪去，或將花草連根拔起，移植另一盆中，或對一些枯枝，澆水施肥，給與特別照顧。

信徒不解地問道：「園頭禪師！照顧花草，您為什麼將好的枝葉剪去？枯的枝幹反而澆水施肥，而且從這一盆搬到另一盆中，沒有植物的土地，何必鋤來鋤去？有必要這麼麻煩嗎？」

園頭禪師道：「照顧花草，等於教育你的子弟一樣，人要怎樣教育，花草也是。」

信徒聽後，不以為然道：「花草樹木，怎能和人相比呢？」

園頭禪師頭也不抬地說道：「第一，對於那些看似繁茂，卻生長

錯亂，不合規矩的花，一定要去其枝蔓，摘其雜葉，免得它們浪費養分，將來才能發育良好；就如收斂年輕人的氣燄，去其惡習，使其納入正軌一樣。第二、將花連根拔起植入另一盆中，目的是使植物離開貧瘠，接觸沃壤；就如使年輕人離開不良環境，到另外的地方接觸良師益友，求取更高的學問一般。第三、特別澆以枯枝，實在是因為那些植物的枯枝，看似已死，內中卻蘊有無限生機；不要以為不良子弟，都是不可救藥，對他放棄，要知道人性本善，只要悉心愛護，照顧得法，終能使其重生。第四、鬆動礦土，實因泥土中有種子等待發芽。就如那些貧苦而有心向上的學生，助其一臂之力，使他們有新機成長茁壯！」

信徒聽後非常欣喜地說道：「園頭禪師！謝謝您替我上了一課育才之道。」

《涅槃經》云：「情與無情，同圓種智。」世間上沒有不可救的生命，沒有不可教的人才。

寺院山門口往往供一尊笑容滿面的彌勒佛聖像，意思是用慈悲（愛）攝受你，但彌勒佛的背後，卻供了一尊手拿降魔杵的將軍韋馱聖像，意思是用威武（力）

折服你，父母師長對年輕子弟，一面授與愛的攝受，一面給與力的折服，子弟不會不成材的！



活得快樂

有三個愁容滿面的信徒，去請教無德禪師，如何才能使自己活得快樂？

無德禪師：「你們先說說自己活著是為了什麼？」

甲信徒道：「因為我不願意死，所以我活著。」

乙信徒道：「因為我想在老年時，兒孫滿堂，會比今天好，所以我活著。」

丙信徒道：「因為我有一家老小靠我撫養。我不能死，所以我活著。」

無德禪師：「你們當然都不會快樂，因為你們活著，只是由於恐懼死亡，由於等待年老，由於不得已的責任，卻不是由於理想，由於責任，人若失去了理想和責任，就不可能活得快樂。」

甲、乙、丙三位信徒齊聲道：「那請問禪師，我們要怎樣生活才能快樂呢？」

無德禪師：「那你們想得到什麼才會快樂呢？」

甲信徒道：「我認為我有金錢就會快樂了。」

乙信徒道：「我認為我有愛情就會快樂了。」

丙信徒道：「我認為我有名譽就會快樂了。」

無德禪師聽後，深深不以為然，就告誡信徒道：「你們這種想法，當然永遠不會快樂。當你們有了金錢、愛情、名譽以後，煩惱憂慮就會隨著後面占有你。」

三位信徒無可奈何地道：「那我們怎麼辦呢？」

無德禪師：「辦法是有，你們先要改變觀念，金錢要布施才有快樂，愛情要肯奉獻才有快樂，名譽要用來服務大眾，你們才會快樂。」

信徒們終於聽懂了生活上的快樂之道！

禪的境界是自主、解脫、安靜、快樂，但禪也是促進快樂的泉源，錢少沒有關係，只要有禪，禪裡的寶藏很多，沒有愛情，禪裡有更多美化的愛情，沒有名位，禪裡的名位更高，只是禪者，**重要是改變觀念。**

什麼冤仇？

中國禪宗初祖達摩祖師的墳墓，在今河南省熊耳山的吳坡。自古相傳，凡是作為一位禪師，一生之中必須到這裡來參拜一次。有一位禪僧，從來沒有見過達摩祖師的面，但是他卻甘願為達摩祖師終身守墓。這座達摩祖師的墳墓，唐代宗時，曾賜頒「圓覺大師空觀之塔」的封號，所以大家稱這位守墓的禪僧為塔主。

有一次，譽滿天下的臨濟禪師來到達摩祖師的墓邊，臨濟禪師應是達摩祖師的第十一代傳人，塔主見面後就問道：「請問長老！您法駕光臨，請問您是先禮佛呢？還是先禮祖呢？」

臨濟禪師道：「我到此目的，既不禮佛也不拜祖！」

塔主聽後非常不解地問道：「請問大德！佛陀及祖師與你有什麼冤仇？」

臨濟禪師一聽這話，反問道：「您為佛陀與祖師這麼講話，佛陀與祖師有什

麼恩惠給你嗎？」

塔主一聽，茫然不知所答。許久，塔主請問道：「那我該如何自處呢？」

臨濟禪師開示道：「泯滅恩仇，體會佛法平等，才能見到祖師的本來面目。」

塔主又問道：「如何才是佛法平等呢？」

臨濟禪師以三祖僧璨禪師的〈信心銘〉中的偈語說道：「至道無難，惟嫌揀擇；但莫憎愛，洞然明白。」

塔主終於言下大悟。

臨濟禪師得法於黃檗禪師，黃檗的「不著佛求，不著法求，不著僧求」的禪境，臨濟一定深有所契。今見達摩祖師的塔墓，以至尊的無求之禮，契入祖心，而塔主不知，用對待的差別知見之心，問先禮佛抑或先禮祖，臨濟禪師不是佛與祖均不禮，而是自性中的佛與祖早就打成一片，所謂佛與祖已無分無別，何必妄加恩仇執著呢？

無言句

有一次臨濟禪師行腳到翠峰山時，就順道去參訪翠峰禪師，初見面時，翠峰禪師就問臨濟禪師道：「您從什麼地方來？」

臨濟回答道：「從黃檗禪師處來。」

翠峰禪師聽到黃檗禪師的名字，非常高興，因此問道：「平常黃檗禪師如何教導學生呢？」

臨濟：「能用言語表達的東西都不是真理，黃檗禪師是從來不用言語教導學生的。」

翠峰：「什麼都不言說，什麼都不教導，那學生如何參學？」

臨濟道：「教導是有的，只是不同於一般言說，有時揚眉瞬目，有時棒喝打罵，若論教授，一字也無。」

翠峰：「能否舉個例子？」

臨濟：「我是舉不出例子的，因那是足跡所不能到達的境地，就如一箭射過西天。」

翠峰：「足跡不能到達，心念總可到達。」

臨濟：「如果一定要心念到達，那就有所偏差了。因為有到達的地方，也就有不到達的地方。」

翠峰：「如果完全封閉語言意念，那我們如何見道呢？」

臨濟：「當下見道！」

禪，一再強調言語道斷，心緣滅絕。因為滅絕你我對待，滅絕時空限制，滅絕生死流轉，那不是言語可教的，也不是足跡所到的，甚至也不是心念能想的。禪，超越有與無，超越內與外，超越知與不知，但禪是無處不遍，無處不在的。正如詩云：「盡日尋春不見春，芒鞋踏破嶺頭雲；歸來偶把梅花嗅，春在枝頭已十分。」

反主爲賓

年關將屆，在外雲遊行腳的佛光禪師，除夕夜裡終於趕回弟子平遂住的北海道場過年。禪師風塵僕僕地回到寺前，只見寺內暗黑一片，舉手敲門沒有回響，心想大概是平遂外出未歸，不得已只好盤腿禪坐寺前等候。等了一會，同行的侍者不耐煩地在寺院四處探望，終於發現一扇窗戶沒有上鎖。侍者身手矯健爬牆而入，並且開門請禪師進去。佛光禪師進去之後，轉身交待侍者說：「把所有的門窗都反鎖起來。」

大約過了兩炷香之久，平遂終於回到了寺中，掏出懷中的鑰匙，試了又試，就是無法把門打開，平遂納悶地自言自語道：「咦！真奇怪，這鑰匙明明沒有帶錯，怎麼打不開呢？莫非是這扇門太久沒有使用，所以生鏽打不開。」平遂不死心地再開，那扇門卻頑強地關得緊緊的，不得已只好也撩起衣裾從廁所邊的一個

小窗子破窗而入，哪知頭才剛剛伸入室內，突然從黑暗中傳來一聲低沉渾厚的聲音：「你是什麼人？爬窗做什麼？」平遂一驚，跌了下來，莫非自己走錯了人家？還是寺內遭了宵小？

佛光禪師唯恐弟子平遂過度驚嚇，命令侍者趕快開門，把平遂迎了進來。平遂一看是師父回來了，趕忙上前禮座道：「師父！剛才弟子著實被嚇壞了，師父那一聲輕喝，如同獅子吼聲，讓弟子真不知道誰是主？誰是客了。」

常有人說：慈悲實在不易奉行，其實假如把自他互易，就容易實踐慈悲了。平遂的賓主互易，實在也不知道我是誰了？明明自己是寺主，但給屋內的輕輕一問，頓然使自己有反主為賓的感覺。平常執著的自我，也有這麼忘失的時刻。這種忘失仍不離對待和分別執著，假如從禪觀中悟道，從無分別中忘失自我，那就能超越生死苦海了。



高與遠

龍虎寺禪院中的學僧正在寺前的圍牆上，模擬一幅龍爭虎鬥的畫像，圖中龍在雲端盤旋將下，虎踞山頭，作勢欲撲，雖然修改多次，卻總認為其中動態不足，適巧無德禪師從外面回來，學僧就請禪師評鑑一下。

無德禪師看後說道：「龍和虎的外形畫得不錯，但龍與虎的特性你們知道多少？現在應該要明白的是龍在攻擊之前，頭必須向後退縮；虎要上撲時，頭必然向下壓低。龍頭向後的屈度愈大，虎頭愈貼近地面，他們也就能衝得更快、跳得更高。」

學僧們非常歡喜地受教道：「老師真是一語道破，我們不僅將龍頭畫得太向前，虎頭也太高了，怪不得總覺得動態不足。」

無德禪師藉機開示道：「為人處事，參禪修道的道理也一樣，退一步的準備

之後，才能衝得更遠，謙卑的反省之後才能爬得更高。」

學僧不解似地道：「老師！退步的人怎能向前？謙卑的人怎能更高？」

無德禪師嚴肅地說道：「你們且聽我的禪詩：

『手把青秧插滿田，低頭便見水中天；

身心清淨方為道，退步原來是向前。』

諸仁者能會意嗎？」

諸學僧至此均能省矣！

禪者的人格，有自尊的一面，他們有時頂天立地，孤傲不群，有如龍抬頭虎相撲；但有時也非常自謙，有如龍退縮，虎低頭。這正說明了當進則進，當退則退；當高則高，當低則低。所謂進退有據，高低有時。龍為獸中之靈，虎為獸中之王，禪者乃人中之賢，以退為進，以謙為尚，不亦宜乎？



放下！放下！

過去有一個人出門辦事，跋山涉水，好不辛苦，有一次經過險峻的懸崖，一不小心，掉到深谷裡去。此人眼看生命危在旦夕，雙手在空中攀抓，剛好抓住崖壁上枯樹的老枝，總算保住了生命，但是人懸盪在半空中，上下不得，正在進退維谷，不知如何是好的時候，忽然看到慈悲的佛陀，站立在懸崖上，慈祥地看著自己，此人如見救星般，趕快求佛陀說：「佛陀！求求您慈悲，救我吧！」

「我救你可以，但是你要聽我的話，我才有辦法救你上來。」佛陀慈祥地說著。

「佛陀！到了這種地步，我怎敢不聽您的話呢？隨您說什麼，我全都聽您的。」

「好吧！那麼請你把攀住樹枝的手放下！」

此人一聽，心想，把手一放，勢必掉到萬丈深淵，跌得粉身碎骨，哪裡還保得住生命？因此更加抓緊樹枝不放，佛陀看到此人執迷不悟，只好離去。

我們想明心見性，就要遵循佛陀的指示，把手放下來。在懸崖的地方，把手放下來才能得救，否則拚命執著，怎好救你脫離險境呢？



衣服吃飯

一休禪師有一位將軍弟子，有一天將軍請師父吃齋，一休禪師到達時，守衛的人不准他進去，因他穿著破爛的衣服。一休禪師沒有辦法，只好回去換了一件海青（大袍）袈裟，再去赴宴。

當用齋的時候，一休把菜一直往衣袖裡裝，將軍看見了很詫異，就說道：「師父！是不是家中有老母？或寺裡有大衆？等一會兒我令人再煮菜送去，現在请您先用啊！」

一休禪師道：「你今天是請衣服吃飯，並不是請我吃飯，所以我就給衣服吃！」

將軍聽不懂禪師的話中之意，一休禪師只得解釋道：「我第一次來的時候，因為穿了一件破舊法衣，你的守衛不准我進門，我只好回去換了這身新的袈裟，

他才放我進來，既然以穿衣服新舊做賓客的標準，所以我以為你是請衣服吃飯，我就給衣服吃嘛！」

從一休這一段禪話裡，可以看出社會上的勢利虛榮，人，有時不以人格品德論高低，而以衣服新舊做標準，所以一般人只講究「金玉其外」，不管「敗絮其中」，一休禪師把飯菜給衣服吃，給今日的社會人心，真是一針見血的諷刺呀！

快樂與痛苦

曇照禪師每日與信徒開示，都離不開：「快樂呀！快樂呀！人生好快樂呀！」

可是有一次他生病了，在病中不時叫說：「痛苦呀！痛苦呀！好痛苦呀！」

住持大和尚聽到了，就來責備他：「喂！一個出家人有病，老是喊苦呀，苦呀，不好看呀！」

曇照：「健康快樂，生病痛苦，這是當然的事，為什麼不能叫苦呢？」

住持：「記得當初你有一次，掉進水裡，快要淹死時，你還面不改色，那種無畏的樣子，視死如歸，你那豪情如今何在？你平時都講快樂、快樂，為什麼到生病的時候，要講痛苦、痛苦呢？」

曇照禪師對住持和尚道：「你來，你來，你到我床前來！」

住持到了他床邊，曇照禪師輕輕地問道：「住持大和尚！你剛才說我以前講快樂呀、快樂呀！現在都是說痛苦呀、痛苦呀！請你告訴我，究竟是講快樂對呢？還是講痛苦對呢？」

人生有苦樂的兩面，太苦了，當然要提起內心的快樂；太樂了，也應該明白人生苦的真相。熱烘烘的快樂，會樂極生悲；冷冰冰的痛苦，會苦得無味；人生最好過不苦不樂的中道生活。

畸形

有位信徒向默仙禪師說道：「我的妻子慳貪吝嗇，對於好事，一財不捨，你能慈悲到我家去，向我太太開示，行些善事好嗎？」

默仙非常慈悲地答允。

當默仙到達信徒家時，信徒的妻子出來迎接，但一杯茶水都捨不得端出來供養，禪師就握著一個拳頭說道：「夫人，你看我的手，天天都是這樣，你覺得如何？」

夫人：「如果手天天這個樣子，這是有毛病，畸形呀！」

「這樣子是畸形！」接著默仙禪師把手伸張成一個手掌，問道：

「假如天天這樣子呢？」

夫人：「這樣子也是畸形！」



默仙禪師立刻道：「夫人！不錯，這都是畸形，錢只知道貪取，不知道布施，是畸形。錢只知道花用，不知道儲蓄，也是畸形。錢要流通，要能進能出，要量入為出。」

這位夫人在默仙禪師巧妙比喻之下，對做人處事和經濟觀念，用財之道，了然於心了！

世間上有人過分貪財，有人過分施捨，均非佛教中道之義。慳貪之人應知喜捨結緣乃發財順利之因，不播種，怎有收成？布施之人應在不自苦不自惱情形下為之，否則即為不淨之施。默仙禪師以掌為喻，實有至理。

深不可測

有一位研究經律論的三藏法師，問大珠慧海禪師道：「請問吾人本性真如到底變異與否？」

大珠禪師：「會變異！」

三藏法師：「您錯了。」

大珠禪師：「你有沒有真如？」

三藏法師：「當然有。」

大珠禪師：「如果你說真如不變動，那麼你一定是個平凡的僧人。你難道沒有聽過真的修道者，可以轉三毒貪瞋痴為三學戒定慧，轉六識成六種神通嗎？轉煩惱成菩提，轉無明為佛智嗎？如果真如無變異，你就是外道！」

三藏法師語塞，認輸說道：「這麼說來，真如就有變動了。」

大珠禪師：「如果說真如有變動也是外道。」

三藏法師：「您剛才說真如有變動，怎麼現在又說不變？」

大珠禪師：「如果您清清楚楚地見到自性，就會知道真如和萬物的關係，您說變也是，不變也是。如果你沒有見性的話，說變也不是，說不變也不是，如今一聽人說真如會變動就做變的解釋，又聽說不變就做不變的解釋。你怎能稱為傑出的三藏法師？」

三藏法師聽後非常慚愧地說：「禪，真是深不可測！」

禪，不能說有，也不能說無；不是動，也不是靜；變而不變，不變而變；此即是彼，彼即是此；這不是一筆糊塗帳，這是禪的一統天下！

寸絲不掛

淨居寺的比丘尼玄機，常在大日山的石窟中打坐參禪，有一天忽然興起一個念頭，心想：「法性湛然深妙，原本沒有來去之相，我這樣厭惡喧嘩而趨於定寂，算不得是通達法性的人。」

於是他立刻動身往訪雪峰禪師。

雪峰初見時問道：「從什麼地方來？」

玄機回答道：「大日山。」

雪峰用機鋒語問道：「太陽出來了沒有？」

玄機不甘示弱道：「假如太陽出來的話，會把雪峰給融化了。」

雪峰見其出語不凡，再問：「你什麼名字？」

「玄機。」

「一天能織多少？」

「寸絲不掛！」

當玄機禮拜而退時，才走了三五步，雪峰道：「你的袈裟拖在地下！」

玄機聽後，趕快回頭看一下袈裟的衣角。雪峰哈哈笑道：「好一個寸絲不掛！」

玄機和雪峰的對話，可以看出禪的不同境界，玄機的話是捷辯，不是禪；雪峰禪師的一句「好一個寸絲不掛」，那才是禪機！

肯定自己

瀟山靈祐禪師正在打坐，弟子仰山禪師走了進來，瀟山對仰山道：「喂！你快點說啊，不要等死了以後，想說也無法說了。」

仰山回答道：「我連信仰都不要，還有什麼說不說？」

瀟山加重語氣問道：「你是相信了之後不要呢？還是因為不相信才不要呢？」

仰山：「除了我自己以外，還能信個什麼？」

瀟山：「如果是這樣的話，那也只是一個講究禪定的小乘人罷了。」

仰山：「小乘就小乘，我連佛也不要見。」

瀟山：「四十卷《涅槃經》中，多少是佛說的？有多少是魔說的？現在你所說，是如佛說？還是如魔說？」

仰山：「都是魔說的！」

瀟山老師聽了弟子這番話，滿意地點頭道：

「今後，沒人能奈何你了。」

「肯定自己」這是禪者的一大課題！真正的禪者，「不向如來行處行」。世界上能改變人的東西太多了，金錢可以改變人，感情可以改變人，思想可以改變人，威力可以改變人。而今仰山禪師的禪，超越信仰，超越對待，「一切都是魔說的」，如此肯定自己，還有什麼能奈何他呢？

從心流出

雪峰禪師和巖頭禪師同行至湖南麓山時，遇雪不能前進。巖頭整天不是閒散，便是睡覺。雪峰總是坐禪，他責備巖頭不該只管睡覺，巖頭責備他不該每天只管坐禪。雪峰指著自己的胸口說：「我這裡還不夠穩定，怎敢自欺欺人呢？」

巖頭很是驚奇，兩眼一直注視著雪峰。

雪峰道：「實在說，參禪以來，我一直心有未安啊！」

巖頭禪師覺得機緣成熟，就慈悲地指導道：「果真如此，你把所見的一一告訴我。對的，我為你印證；不對的，我替你破除！」

雪峰就把自己修行的經過說了一遍。巖頭聽了雪峰的話後，便喝道：「你沒有聽說過嗎？從門入者不是家珍。」

雪峰便說：「我以後該怎麼辦呢？」

巖頭禪師又再放低聲音道：「假如你宣揚大教的話，一切言行，必須都要從自己胸中流出，要能頂天立地而行。」

雪峰聞言，當即徹悟。

世間的知識，甚至科學，都是從外界現象上去了解的，而佛法，則是從內心本體上去證悟的。雪峰久久不悟，是因外境的森羅萬象，在心上還沒有獲得統一平等，「從門入者不是家珍」要能「從心流出，才是本性。」這就是不要在枝末上鑽研，要從大體上立根！

無情說法

洞山良价禪師，當他初次見雲岩禪師的時候，問道：「有情說法，說給誰聽？」

雲岩：「有情聽！」

洞山：「無情說法時，誰能聽到？」

雲岩：「無情能聽到。」

洞山：「你能聽到嗎？」

雲岩：「假如我能聽到的話，那就是法身。你反而就聽不到我說法了。」

洞山：「為什麼呢？」

這時雲岩舉起拂塵，對洞山道：「聽到了嗎？」

洞山：「聽不到。」

雲岩：「我說的法你都聽不到，何況是無情的說法呢？」

洞山仍不明白，再問道：「無情說法出自何典？」

雲岩回答說：「《彌陀經》不是記載說，八功德水、七重行樹，一切皆悉念佛念法念僧嗎？」

洞山聽後，不禁失聲叫道：「是啊！是啊！」

洞山終於心有所得，便作偈曰：

「也大奇！也大奇！無情說法不思議，

若將耳聽終難會，眼處聞聲方得知。」

所謂無情說法，見到天空的明月，忽然興起思鄉之念；看到花落花謝，不禁有了無常之感；巍巍乎，山高願大；浩浩乎，海寬智遠。這不是無情跟我們說法嗎？因此經云：「情與無情，同圓種智。」

文殊現身

文喜禪師，朝拜五台山，到達前，晚宿一茅屋，內住一老翁，文喜就問老翁道：「此間道場內容如何？」

老翁回答道：「龍蛇混雜，凡聖交參。」

文喜問：「住眾多少？」

老翁答：「前三三，後三三。」

文喜第二天起來，茅屋不見了，而見文殊騎獅子住在空中，自悔有眼不識菩薩，空自錯過。

文喜後來參訪仰山禪師時開悟，因此就安心住下來擔任典座（煮飯）的工作。一天他從飯鍋蒸氣上又見文殊現身，舉飯鏟打著，並說道：「文殊自文殊，文喜自文喜，今日惑亂我不得了。」

文殊說偈云：「苦瓜連根苦，甜瓜徹蒂甜，修行三大劫，卻被這僧嫌。」

吾人因不明白自己本性，終日心外求法，故患得患失，若能自悟自性，「文殊自文殊，文喜自文喜」，兩者有差異，實則無差異，何必自悔自惱呢？

文殊的偈語中，不是怕人嫌他，而是在說明三大阿僧祇劫的修行，今天才真正達到知音，有人認識他了。

原來，文殊、文喜是自他不二啊！

一片菜葉

雪峰、巖頭、欽山等禪師三人結伴四處參訪、弘法。有一天行腳經過一條河流的路邊，正計畫要到何處托鉢乞食時，看到河中從上游飄流一片很新鮮的菜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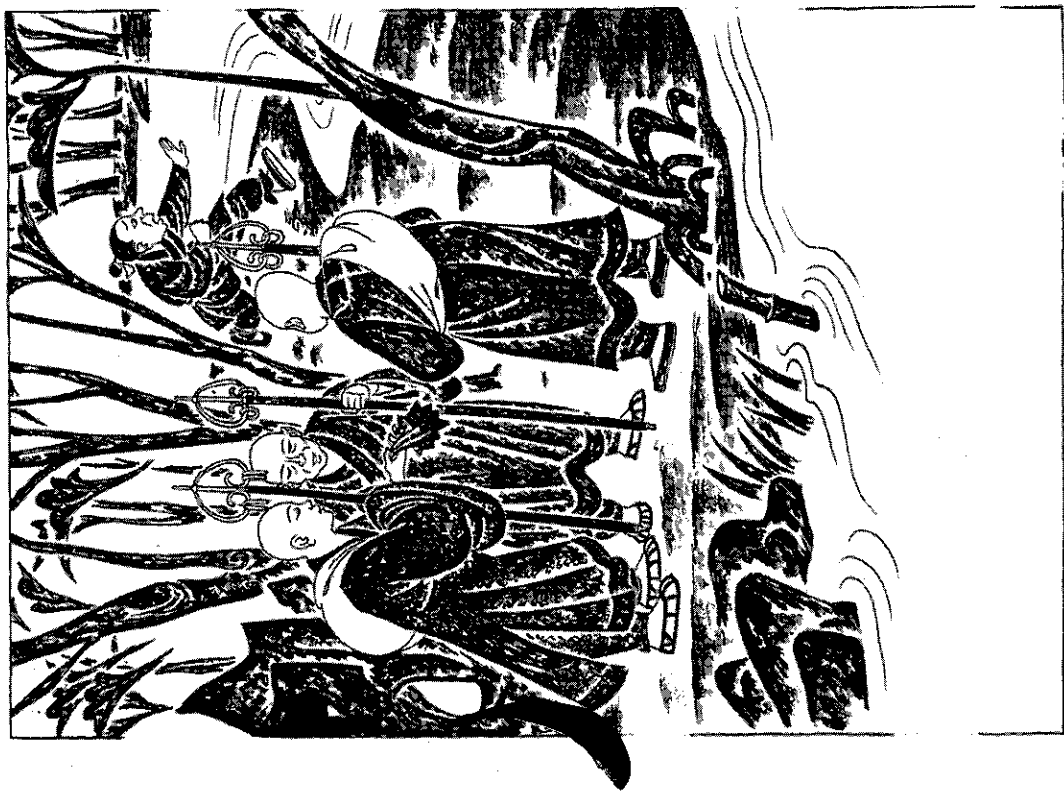
欽山說：「你們看，河流中有菜葉飄流，可見上游有人居住，我們再向上游走，就會有人家了。」

巖頭說：「這麼完好的一片葉，竟如此讓它流走，實在可惜！」

雪峰說：「如此不惜福的村民，不值得教化，我們還是到別的村莊去乞化吧！」當他們三人你一句、我一句的在談論時，看到一個人匆匆地從上游那邊跑來，問道：「師父！您們有沒有看到水中有一片菜葉流過？因我剛剛洗菜時，不小心一片菜葉被水沖走了。我現在正上尋那片流失的菜葉，不然實在太可惜了。」雪峰等三人聽後，哈哈大笑，不約而同地說道：「我們就到他家去弘法掛

單吧！」

愛惜東西叫做惜福，唯有惜福的人才有福。一花一木，一飯一菜，不是物質上的價值，而是禪師心上的價值觀念啊！



殘缺的鬼

有一次慧鬼禪師在山洞內坐禪時，來了一名無頭鬼，若是一般人見了，必定嚇得魂不附體，而慧鬼禪師卻面不改色地對無頭鬼說：「你原本就沒有頭，所以不會頭疼，真是好舒服啊！」無頭鬼聽後，頓時消失了行蹤。

又有一次，出現了一個沒有身軀只有手腳的無體鬼，慧鬼禪師又對此無頭鬼說：「你原本就沒有身軀，所以不會為五臟六腑的疾病而感到痛苦，這是何等幸福？」無頭鬼一聽，也突然地失去了蹤影。

有時，無口鬼現前時，慧鬼就說沒有口最好，免得惡口兩舌，造業受罪；有時無眼鬼現前，慧鬼就說沒有眼最好，免得亂看心煩；有時無手鬼現前，慧鬼就說無手最好，免得偷竊打人。各種幽魂野鬼只要一出現在他眼前，慧鬼就將前述的話說出，他們就會消聲匿跡。

一般說來，無頭、無體，而且對方是鬼，應該感到恐怖才對，無眼、無口、無手，是非常猙獰的樣子，而慧鬼禪師卻對他們說無頭、無體是多麼好，無眼、無口、無手是多麼幸福的事。能將禍視為福，所謂轉迷為悟，轉穢為淨，就算鬼也畏懼而不敢出現了。

求人不如求己

佛印了元禪師與蘇東坡，一起在郊外散步時，途中看到一座馬頭觀音的石像，佛印立即合掌禮拜觀音。

蘇東坡看到這種情形不解地問：「觀音本來是我們要禮拜的對象，為何他的手上與我們同樣掛著念珠而合掌念佛，觀音到底在念誰呢？」

佛印禪師：「這要問你自己。」

蘇東坡：「我怎知觀音手持念珠念誰？」

佛印：「求人不如求己。」

學佛，其實就是學自己，完成自己。禪者有絕對的自尊，大都有放眼天下，捨我其誰的氣概，所謂「自修自悟」、「自食其力」，那就是禪者的榜樣。

吾人不知道自己擁有無盡的寶藏，不求諸己，但求諸人，希求別人的關愛，別人的提攜，稍有不能滿足所求，即灰心失望。一個沒有力量的人，怎能擔負責任？一個經常流淚的人，怎麼把歡喜給人？儒家說：「不患無位，患所以不立。」只要自己條件具備，不求而有。觀音菩薩手拿念珠，稱念自己名號，不就是說明這個意思嗎？

詩偈論道

蘇東坡住在廬山東林寺，做了一首七言絕句，詩云：

「溪聲盡是廣長舌，山色無非清淨身；

夜來八萬四千偈，他日如何舉似人？」

這首詩的前面兩句，氣勢博大，確是驚人。

一天，證悟禪師前往謁見庵元禪師。他倆夜裡閒談，證悟就舉出東坡的東林詩偈，並讚歎地說：「這也是不易到達的境地哦！」

庵元不以為然，批評說：「這種說法還沒有看到路徑，哪裡說到了目的地呢？」

證悟：「溪聲盡是廣長舌，山色無非清淨身，若不是已到了那種境界，如何有這個消息？」

庵元：「是門外漢而已。」

證悟：「和尚慈悲，可為指破？」

庵元：「且從這裡用心參破，即可以知道本命元辰落在何處？」

證悟聽了茫然一片。整夜深思，無法入睡。不知不覺中，天已亮了，忽聞鐘聲，恍然大悟，去其疑雲，說道：

「東坡居士太饒舌，聲色關中欲透身；

溪若是聲山是色，無山無水好愁人？」

拿此偈語奔告庵元禪師，庵元說：「向你說是門外漢嘛！」

禪，不是用語言能說的，也不是用文字能寫的，更不是用心思能想的；禪，完全是透過悟才能體認的。證悟禪師的一夜深思，那鐘聲終於敲開了心扉，他和東坡的境界就不同了。

生乎？死乎？

道吾禪師帶著弟子漸源到一信徒家誦經弔祭超度。

漸源敲著棺木問師父：「棺木裡的人是生？抑是死？」

道吾：「不說生，不說死！」

漸源：「為什麼不說？」

道吾：「不說就是不說。」

回寺途中，漸源道：「師父若不說，我以後就不再去檀家誦經超度了。」

道吾：「不去就不去，我就是不說。」

漸源真的從此就不去為人誦經超度。

後來，道吾禪師圓寂後。漸源到石霜禪師的道場參學，一日，以相同的話問石霜禪師。

石霜：「不說生，不說死。」

漸源：「為什麼不說？」

石霜：「不說就是不說。」

漸源這時終於在言下大悟。

生死、輪迴，這是事相上的話，吾人的本性，哪有生死？真如佛性都不許說，豈准更說生死輪迴？

棺材裡的人，從有為法的體相上說，有生有死，若從無為法的自性說，就無生無死。人，應該死不了的。人的身體可死，精神（佛性）則不死。

道吾的不說生不說死，漸源功行因緣未熟，故不能深入了解；石霜的不說生不說死，雖是同樣的話，但漸源修行進步了，領會自是不同。



誰去主持

百丈禪師會下有一位司馬頭陀，他懂天文、地理、算命、陰陽。有一天，頭陀從外面回來，告訴百丈禪師說：「瀋山那個地方，是一個一千五百人修行的好道場。」

百丈說：「我可以去嗎？」

頭陀回答說：「瀋山是肉山，和尚是骨人，你老如果前去，恐怕門徒不會超過千人。」

百丈乃指衆中的首座華林禪師，問：「他可以去嗎？」

頭陀：「他！也不相宜。」

百丈又指典座（煮飯的）靈祐問：「他可以去嗎？」

頭陀說：「他可以去。」

華林對百丈說：「我忝居第一座，尚不能去住，靈祐為什麼能去呢？」

百丈回答道：「若能於衆中下一轉語出奇制勝，當去住持。」就指座前的淨瓶說：「不得叫淨瓶，你們喚作什麼？」

華林說：「不可叫做木椶（門門）。」

百丈不以為然，乃轉問靈祐，靈祐什麼也不說，便上前一腳踢倒淨瓶。

百丈笑著說：「華林首座輸給煮飯的人囉！」遂遣靈祐住瀉山住持。靈祐禪師在瀉山，大闡宗風，後成禪門瀉仰宗一派。

禪的體驗，不講地位高低，不談知識有無，只論證悟深淺。「不得叫淨瓶，喚作什麼？」這是試題，靈祐一腳，踢倒淨瓶，什麼不說，這就是最好的答案。

禪，不必解說是什麼，揚眉瞬目，語默動靜，那都可以表達微妙的真理。



一生萬千

在一座禪寺裡，負責煮飯燒菜的典座，是非常受到尊重的職務之一。但要把這個職務做好，不僅要將飯菜煮出味道，尤其要愛惜米、菜、油、鹽，不可糟蹋。參學很多道場的石霜禪師在瀉山禪師那裡負責典座，管理米糧。

一天，他正在篩米時，住持瀉山禪師來了，對他說：「不可拋散米粒，因為那是施主布施的。」

石霜答道：「一向不拋散。」

瀉山就看看四週，從地上拾起一粒米說：「你說不拋散，那麼這一粒從哪裡來？」

石霜禪師默默無言，無話回答。

瀉山禪師接著說：「莫輕這一粒，因為百千萬粒從這一粒生。」

石霜立刻把握機會，問道：「那這一粒從哪裡生出來的？」

潯山禪師卻不回答，呵呵大笑地回方丈室去了，到了黃昏，禪師就出現在禪堂說道：「大家聽著，米裡有蟲！」

一粒米能生千萬粒，那一粒從哪裡生的？當然從千萬粒生的。「一生萬法」、「萬法歸一」，潯山禪師當然知道這麼簡單的道理，但他要到黃昏後才說「米裡有蟲」。

這又更深一層的接觸到「生而無生」的真理，從萬物欣欣向榮裡，再能回到不生不滅的真相中，「米裡有蟲」，還不夠深思嗎？



放下什麼？

佛陀住世時，有一位名叫黑指的婆羅門來到佛前，運用神通，兩手拿了一個花瓶，前來獻佛。

佛陀對黑指婆羅門說：「放下！」

婆羅門把他左手拿的那個花瓶放下。

佛陀又說：「放下！」

婆羅門又把他右手拿的那瓶花放下。

然而，佛陀還是對他說：「放下！」

這時黑指婆羅門說：「我已經兩手空空，沒有什麼可以再放下了，請問現在你要我放下什麼？」

佛陀說：「我並沒有叫你放下你的花瓶，我要你放下的是你的六根、六塵和

六識。當你把這些統統放下，再沒有什麼了，你將從生死桎梏中解脫出來。」

黑指婆羅門才了解佛陀放下的道理。

「放下！」這是非常不容易做到的，吾人有了功名，就對功名放不下；有了金錢，就對金錢放不下；有了愛情，就對愛情放不下；有了事業，就對事業放不下。

吾人在肩上的重擔，在心上的壓力，豈止手上的花瓶？這些重擔與壓力，可以說使人生生活過得非常艱苦。必要的時候，佛陀指示的「放下」，不失為一條幸福解脫之道！



三件古董

一休禪師的弟子足利將軍，請一休禪師到家裡用茶，並將其所珍藏的古董一件件地拿出來展示，且頻頻問一休禪師的看法。禪師回答道：「太好了！為了增添你這些古董的光彩，我也有三件古董，一是盤古氏開天闢地的石塊，二是歷朝忠心大臣吃飯的飯碗，三是高僧用的萬年拐杖，如果你也收藏在一起就好了。」

將軍歡喜不已地說：「謝謝禪師，要多少錢一件？」

一休道：「不用謝，每件物品只要一千兩銀子。」

將軍雖然心疼，因為覺得這三件古董價值很高，所以花了三千兩銀子把它買下，並叫侍從隨著一休禪師前去取回古董。

一休回到寺中，就對弟子說：「把在門口抵門的那塊石頭拿來，還有餵狗食的飯碗，以及自己花了十錢銀子買的那根拐杖，給來人帶回去吧！」

將軍的侍從將這三件東西拿回去呈給主人，並說明其來處，將軍非常生氣地跑去找一休禪師理論。一休和言悅色地開示道：「目前正是飢荒時候，每戶人家三餐不繼，將軍卻還有心思在欣賞古董？所以我將你的三千兩銀子拿去救濟貧民，替你做功德，其價值終身受用不盡，比古董更寶貴了。」

將軍除慚愧外，更深深佩服禪師的智慧與慈悲。

禪，不是哲學，不是理論，不是只供給談論。禪是生活，是藝術的生活，禪是本心，是超越的本心；禪是自然，是古今一樣的自然。把真我融和在智慧與慈悲裡，那就是禪了。



八風吹不動

宋朝蘇東坡居士在江北瓜州地方任職，和江南金山寺只一江之隔，他和金山寺的住持佛印禪師，經常談禪論道。一日，自覺修持有得，撰詩一首，派遣書僮過江，送給佛印禪師印證，詩云：

「稽首天中天，毫光照大千；

八風吹不動，端坐紫金蓮。」

（註：八風是指吾人生活上所遇到的「稱、譏、毀、譽、利、衰、苦、樂」等八種境界，能影響人的情緒，故形容為風。）

禪師從書僮手中接看之後，拿筆批了兩個字，就叫書僮帶回去。蘇東坡以為禪師一定會讚賞自己修行參禪的境界，急忙打開禪師的批示，一看，只見上面寫著「放屁」兩個字，不禁無名火起，於是乘船過江找禪師理論。

船快到金山寺時，佛印禪師早站在江邊等待蘇東坡，蘇東坡一見禪師就氣呼呼地說：「禪師！我們是至交道友，我的詩，我的修行，你不讚賞也就罷了，怎可罵人呢？」

禪師若無其事地說：「罵你什麼呀？」

蘇東坡把詩上批的「放屁」兩字拿給禪師看。

禪師呵呵大笑說：「哦！你不是說『八風吹不動』嗎？怎麼『一屁就打過江』了呢？」

蘇東坡慚愧不已。

修行，不是口上說的，行到才是功夫。

把門關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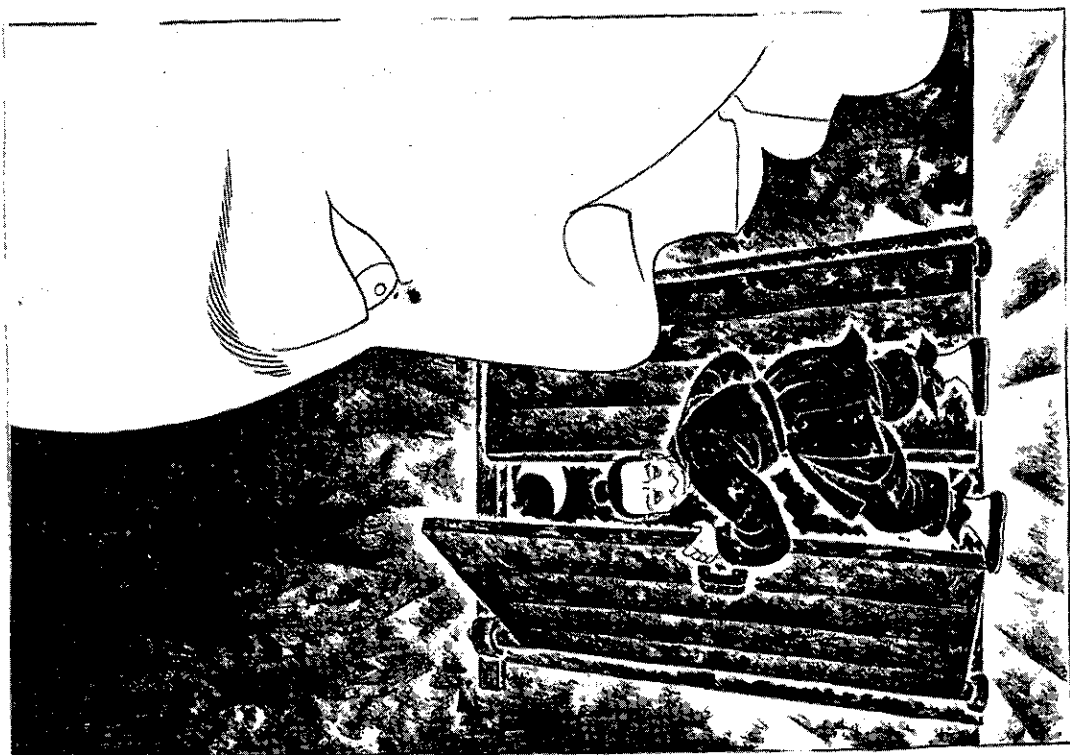
有個小偷晚上鑽進一座寺院，想偷東西，但翻箱倒櫃的都找不到值錢的東西，好偷，不得已，正準備離去時，睡在床上的無相禪師開口叫道：「喂！你這位朋友，既然要走，請順便為我把門關好！」

小偷先是一愣，隨即就說：「原來你是這麼懶惰，連門都要別人關，難怪你寺裡一點值錢的東西都沒有。」

無相禪師說：「你這位朋友太過分了，難道要我老人家每天辛辛苦苦，賺錢買東西給你偷嗎？」

小偷覺得遇到這種和尚，真是一點辦法也沒有。

禪師不是沒有東西，禪師擁有的是別人偷不去的無盡寶藏。世間上的人只是知道聚斂，人爲財死，心爲物累，你有錢了，連小偷都不放過你，不如擁有自家本性裡的無限智慧寶藏，又有什麼人能偷得去呢！



放逐天堂

一休禪師行腳在外，由於天色已晚，就借宿農莊。深夜被一連串的哭聲吵醒，原來是鄰家的主人因病去世，一休便說：「真是不幸，我去誦卷經超度他吧！」

由於這位亡者生前是以捕魚捉鳥殺生為業，故臥病時，常為過去的殺業而不安，其家屬就要求一休禪師能作法，讓死者上升天堂吧！

一休禪師誦完經，就在一張紙上題了字，讓死者握在手中，並告訴他的家人說：「好了！亡者會到天堂的，你們放心吧！」亡者家屬對一休如此關照非常感動，但也很好奇，到底一休紙上寫的是什麼字呢？於是打開字條，只見上面寫著：「這個人所犯的殺生罪業，如須彌山那么多，恐怕連閻羅王的帳簿上也找不出地方可以記了。」

死者太太看了，內心非常難過，為什麼一休禪師要如此捉弄人呢？

一休：「妳先生的殺業，妳不承認有如須彌山那麼多嗎？」

「我承認，只是難過沒有方法可以超度他嗎？」

一休：「我本以誦經為他消罪解業，但妳卻那麼要求，所以我才寫信告訴閻羅王，像這樣罪大惡極的人，實應放逐到天堂去，免得在閻羅王的帳簿上記不完而麻煩，你先生拿了信，必定可以到天堂的！」

一休禪師的話，實在對世人最好的教育。

真正的自己

一所寺院的監院師父，參加法眼禪師的法會，法眼禪師問：「你參加我的法會有多久了？」

監院說：「我參加禪師的法會已經有三年之久。」

法眼：「為何不特別到我的丈室來問我佛法呢？」

監院：「不瞞禪師，我已從青峰禪師處領悟了佛法。」

法眼：「你是根據那些話而能領悟了佛法呢？」

監院：「我曾問青峰禪師說：學佛法的人，怎樣才能認識真正的自己？青峰禪師回答我說：丙丁童子來求火。」

法眼：「說得好。但是，你並不可真正了解這句話的含意吧！」

監院：「丙丁屬火，以火求火，這就是說凡事要反求諸己。」

法眼：「你果然不了解，如果佛教是這麼簡單的話，就不會從佛陀傳承到今日了。」

監院聽後，非常氣憤，認為禪師藐視了自己，便離開了法眼禪師。

中途他想：「禪師是個博學多聞的人，而且目前是五百人的大導師，他對我的忠告，一定自有其道理。」

於是他又返回原處，向法眼禪師懺悔，再次問道：「學佛的人真正的自己是什麼？」

法眼：「丙丁童子來求火。」

監院聞言，突然有所領悟。

同樣的一句話，有兩種不同的層次，可能有更多的層次。天上的月亮，小偷與戀愛中的情人，可能有不同的看法，所以對於真理，不要鑽牛角尖，「反求諸己」固然重要，廣為通達更重要。

地獄與極樂

有一地方首長去拜訪白隱禪師，請示佛門常說的地獄與極樂是真實的呢？或是一種理想？並希望禪師能帶他參觀到真實的地獄與極樂。

白隱禪師立刻將腦中所能想像得到最惡毒的話辱罵他，使得這位長官十分驚訝。剛開始時基於禮貌的關係，長官都沒有回嘴。最後實在忍不住了，就隨手拿起一根木棍，並大喝：「你算什麼禪師？簡直是個狂妄無禮的傢伙！」說著木棍就往禪師身上打去，白隱跑到大殿木柱後，對著面露凶相，從後追趕的長官說：「你不是要我帶你參觀地獄嗎？你看！這就是地獄！」

恢復自我的長官，察覺到自己的失態，急忙跪地道歉，請禪師原諒他的魯莽。

白隱禪師：「你看，這就是極樂！」

天堂地獄在哪裡？這有三說：第一、當然天堂在天堂的地方，地獄在地獄的地方；第二、天堂地獄就在人間；第三、天堂地獄都在我們的心上。

我們的心，每天從天堂地獄不知來回多少次。

虔誠的心

有一個青年名叫光藏，未學佛前，一心想成為佛像雕刻家，故特別去拜訪東雲禪師，希望禪師能指點一些佛像的常識，使其在雕刻方面有所成就。

東雲禪師見了他以後，一言不發地只叫他去井邊汲水。當東雲看到光藏汲水的動作以後，突然間開口大罵，並趕他離開。因為時近黃昏，其他弟子看到這種情形，頗為同情，就要求師父留光藏在寺中住一宿，讓他明天再走。

到了三更半夜，他被叫醒，去見東雲禪師，禪師以溫和的口氣對他說：「也許你不知道我昨晚罵你的原因，但我現在告訴你，佛像是被人膜拜的，所以對被參拜的佛像，雕刻的人要有虔誠的心，才能雕塑出莊嚴的佛像，白天我看你汲水時，水都溢出桶外，雖是少量的水，但都是福德因緣所賜與的，而你卻毫不在乎。像這樣不知惜福且輕易浪費的人，怎麼能夠雕刻佛像？」

光藏對此訓示，頗為感動而欽敬不已，並且在深加反省後，終於入門為弟子，對佛像的雕刻，其技藝也獨樹一幟！

「虔誠的心」，就是敬業精神，豈單指刻佛像，無論做什麼，都應該有虔誠的心和敬業的精神。

像牛糞

宋代蘇東坡到金山寺和佛印禪師打坐參禪，蘇東坡覺得身心通暢，於是問禪師道：「禪師！你看我坐的樣子怎麼樣？」

「好莊嚴，像一尊佛！」

蘇東坡聽了非常高興。佛印禪師接著問蘇東坡道：「學士！你看我坐的姿勢怎麼樣？」

蘇東坡從來不放過嘲弄禪師的機會，馬上回答說：「像一堆牛糞！」

佛印禪師聽了也很高興！蘇東坡將禪師被自己喻為牛糞，竟無以為答，心中以為贏了佛印禪師，於是逢人便說：「我今天贏了！」

消息傳到他妹妹蘇小妹的耳中，小妹就問道：「哥哥！你究竟是怎麼贏了禪師的？」蘇東坡眉飛色舞，神采飛揚地如實敘述了一遍。蘇小妹天資超人，才華

出眾，她聽了蘇東坡得意的敘述之後，正色說：「哥哥！你輸了！禪師的心中如佛，所以他看你如佛，而你心中像牛糞，所以你看禪師才像牛糞！」

蘇東坡啞然，方知自己禪功不及佛印禪師。

禪，不是知識，是悟性；禪，不是巧辯，是靈慧。不要以為禪師們的機鋒銳利，有時沉默不語，不通過語言文字，同樣有震耳欲聾的法音。

三心不可得

德山禪師對《金剛經》下了很深的功夫研究，著作了一部《青龍疏抄》。聽說南方提倡「頓悟成佛」之說，頗不以為然，便帶著《疏抄》南下，準備破斥此一邪說。

到了南方，路上經過一所賣餅的小店，德山腹飢，欲買餅作為點心充飢。

店中僅一老婆婆，見德山買點心，當即問他：「你肩上擔的是什麼啊？」

「《金剛經青龍疏抄》。」

「那我考你一個《金剛經》的問題，如果答得上來，點心免費供養。」

「請說來聽聽！」德山滿腹信心地答應。

「《金剛經》說：『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請問大德要吃點心，點的是哪個心？」

德山愕然不知所對，最初的一番氣勢，早已消逝得無影無蹤。他才知道南方惠能大師的頓悟之說，在老婆婆那裡就有了印證。

時間上有過去、未來、現在之說，但無住真心沒有時間上的過去、現在、未來分別，只那一念，吾人的本來面目，「自古今而不變，歷萬劫而長新」，有何過去現在未來呢？

三種人

玄沙師備禪師開示大眾說道：「諸方長老德，常以弘法利生為家業，如果說法的時候碰到盲、聾、啞這三種人，要怎麼去接引他們呢？你們應想到對盲、聾、啞三種人怎麼好說禪呢？假如對盲者振捷槌、豎拂塵，他又看不見；對聾者說任何妙法，他又聽不見；對啞者問話，他又不會言表，如何印可？如果沒有方法接引此三種殘障人士，則佛法就會被認為不靈驗。」

大家都不知如何回答，有一個學人，就將上面玄沙禪師的開示，特地向雲門禪師請益。

雲門禪師聽後，即刻道：「你既請問佛法，即應禮拜！」學人依命禮拜，拜起時，雲門就用拄杖向他打去，學人猶如夜退。

雲門說：「汝不是盲者！」

雲門曰：「汝不是聾者！」

雲門停了一會道：「會嗎？」

學人答曰：「不會！」

雲門曰：「你不是啞者！」

學人聽後當下有省。

吾人本來不聾、不盲、不啞，但心地不明，終於成為盲聾啞者，今日若能多幾位雲門禪師，方便揭開學人心地，朗朗乾坤，不就是在當下嗎？

銀貨兩訖

誠拙禪師在圓覺寺弘法時，法緣非常興盛，每次講經時，人都擠得水瀉不通，故信徒間就有人提議，要建一座較寬敞的講堂。

有一位信徒用袋子裝了五十兩黃金，送到寺院給誠拙禪師，說明是要捐助蓋講堂用的。禪師收下後，就忙著做別的事去了，信徒對此態度非常不滿，因為五十兩黃金，不是一筆小數目，可以給平常人過幾年生活，而禪師拿到這筆鉅款，竟連一個「謝」字也沒有，於是就緊跟在誠拙的後面提醒道：「師父！我那袋子裡裝的是五十兩黃金。」

誠拙禪師漫不經心地應道：「你已經說過，我也知道了。」禪師並沒有停下腳步，信徒提高嗓門道：「喂！師父！我大捐的五十兩黃金，可不是小數目呀！難道你連一個『謝』字都不肯講嗎？」

禪師剛好走到大雄寶殿佛像前停下：「你怎麼這樣嘮叨呢？你捐錢給佛祖，為什麼要我跟你謝謝？你布施是在做你自己的功德，如果你要將功德當成一種買賣，我就代替佛祖向你說聲『謝謝』，請你把『謝謝』帶回去，從此你與佛祖『銀貨兩訖』吧！」

不要拂拭

有一位青年脾氣非常暴躁、易怒，並且喜歡與人打架，所以很多人都不喜歡他。有一天無意中遊蕩到大德寺，碰巧聽到一休禪師正在說法，聽完後發願痛改前非，就對禪師說：「師父！我以後再也不跟人家打架口角，免得人見人厭，就算是受人唾面，也只有忍耐地拭去，默默地承受！」

一休禪師說：「噯！何必呢，就讓唾涎自乾吧，不要去拂拭！」

「那怎麼可能？為什麼要這樣忍受？」

「這沒有什麼能不能忍受的，你就把它當作是蚊蟲之類停在臉上，不值得與牠打架或者罵牠，雖受吐沫，但並不是什麼侮辱，微笑地接受吧！」一休說。

「如果對方不是吐沫，而是用拳頭打過來時，那怎麼辦？」

「一樣呀！不要太在意！這只不過一拳而已。」

青年聽了，認為一休說的，太豈有此理，終於忍耐不住，忽然舉起拳頭，向一休禪師的頭上打去，並問：「和尚！現在怎麼樣？」禪師非常關切地說：「我的頭硬得像石頭，沒什麼感覺，倒是你的手大概打痛了吧！」

青年啞然，無話可說。

世間上無論什麼事，說很容易，做很困難，說不發脾氣，但境界一來，自我就不能把持。禪者曰：「說時似悟，對境生迷。」就是這種寫照。

不能代替

道謙禪師與好友宗圓結伴參訪行腳，途中宗圓因不堪跋山涉水的疲困，因此幾次三番的鬧著要回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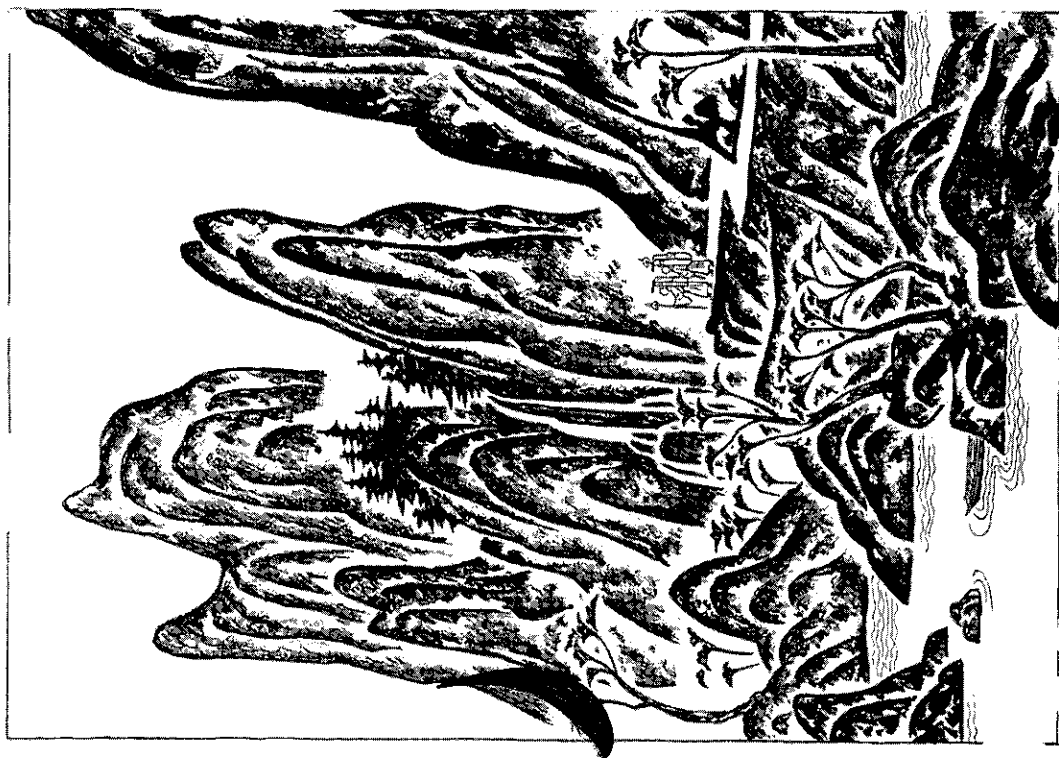
道謙就安慰著說：「我們已發心出來參學，而且也走了這麼遠的路，現在半途放棄回去，實在可惜。這樣吧，從現在起，一路上如果可以替你做的事，我一定為你代勞，但只有五件事我幫不上忙。」

宗圓問道：「哪五件事呢？」

道謙非常自然地說道：「穿衣、吃飯、屙屎、撒尿、走路。」

道謙的話，宗圓終於言下大悟，從此再也不敢說辛苦了。

諺語說：「黃金隨著潮水流來，你也應該早起把它撈起來！」世間上沒有不勞而獲的成就，萬丈高樓從地起，萬里路程一步始，生死煩惱，別人絲毫不能代替分毫，一切都要靠自己啊！



未到曹溪亦不失

石頭希遷禪師他的肉身現在還供在日本橫濱總持寺，石頭希遷十二歲時，見到六祖惠能大師。六祖大師住在廣東曹溪，而石頭希遷正是廣東人，六祖一見到他，非常高興地說：「可以做我的徒弟。」

「好啊！」他十二歲就做了六祖的徒弟了。但是不幸，三年後六祖就圓寂了。圓寂前，一個十五歲的小沙彌見師父要去世了，就問他：「老師百年以後，誰呢？」

「尋思去！」六祖告訴他。

希遷把「尋思」誤為「用心思量去」，就天天用心思參禪，後來有一位上座告訴他：

「你錯了！師父告訴你『尋思去』，因為你有一個師兄行思禪師，在青原山

弘法，你應該去找他。」

石頭希遷聽後，立刻動身前往，當他從曹溪到青原山參訪行思禪師時，行思禪師問他：「你從哪裡來？」

石頭希遷回答道：「我從曹溪來！」

說了這句話很了不起，意思是說我從師父六祖大師那裡來的。

行思禪師又問道：「你得到什麼來？」

「未到曹溪也未失！」

這意思是未去以前，我的佛性本具，我也沒有失去什麼呀！

「既然沒有失去什麼，那你又何必去曹溪呢？」

石頭希遷回答：「假如沒有去曹溪，如何知道沒有失去呢？」

這意思是說不到曹溪，我也不知道自己有本具的佛性。像他們之間這許多對話，其中的意義，有些並不直接明白的說出，這就是禪宗的暗示教學法。

但我們大家，知道自己心中有個未失去的無盡寶藏嗎？

蠅子投窗

空門不肯出，投窗也太痴；

千年鑽故紙，何日出頭時。

這首詩的作者古靈禪師，是在百丈禪師那裡開悟的。悟道後的禪師感於剃度恩師的引導，決定回到仍然未見道的師父身旁。

有一次年老的師父洗澡，古靈禪師替他擦背，忽然拍拍師父的背說：「好一座佛堂！可惜有佛不聖。」師父聽了便回頭一看，禪師趕緊把握機緣又說：「佛雖不聖，還會放光哩！」但是師父仍然不開悟，只覺得徒弟的言行異於常人。

又有一次，師父在窗下讀經，有一隻蒼蠅因為被紙窗擋住了，怎麼飛也飛不出去，把窗戶撞得價響，於是又觸動古靈禪師的禪思說：「世間如許廣闊，鑽他驢年故紙。」並且做了上面那首詩偈，意思是說：蒼蠅！你不曉得去尋找可以出

去的正道，卻死命的往窗戶鑽，即使身首離異也不能出頭呀！暗示師父參禪應該從心地去下功夫，而不是「鑽故紙」的知解啊！

師父看到這個參學回來的弟子，言語怪異，行徑奇特，於是問他是什麼道理？古靈禪師便把他悟道的事告訴了師父，師父感動之餘，於是請他上台說法，禪師陞座，便說道：「心性無染，本自圓成，但離妄緣，即如如佛。」

意思是說我們的心性就好像一塊黃金，即使放在污水裡，也不失它的光澤，只是我們沒有去發覺而已。去除了這些污染，我們的佛性就能展現出來。師父聽了徒弟說法終於開悟了。

這首詩為我們揭示了兩個世界，向前的世界和向後的世界，向前的世界雖然積極，而向後的世界卻更遼闊，我們唯有看清這兩個世界，才真正擁有了世界。



虱子是什麼做的？

有一天蘇東坡和秦少游在一起吃飯，兩個人因為才華都很高，往往為了談學論道，互不相讓。這天吃飯的時候，剛好看到一個人走過，由於許多天沒有洗澡，身上爬滿了虱子，蘇東坡就說：「那個人真髒，身上的污垢都生出虱子來了！」秦少游堅持異議說：「才不是呢，虱子是從棉絮中長出來的！」兩人各持己見，爭執不下，便決定去請佛印禪師做個公道，評論虱子是怎麼成的，並且互相爭議輸的人要請一桌酒席。

蘇東坡求勝心切，私下便跑到佛印禪師那裡，請他務必要幫自己的忙。過後，秦少游也去請禪師幫忙，佛印禪師都答應了他們。兩人都以為穩操勝算，放心地等待評判的結果，禪師評斷說：「虱子的頭部是從污垢中生出來的，而虱子的腳部卻是從棉絮中長出來的。」

禪師做了一次美妙的和事佬，有詩云：

「一樹春風有兩般，南枝向暖北枝寒；

現前一段西來意，一片西飛一片東。」

這首詩告訴我們什麼呢？就是「物我的合一」，物我是一體的，外相的山河大地就是內在的山河大地，大千世界就是心內的世界，物與我之間已沒有分別，而將它完全調和起來，好比一棵樹上，雖然接受同樣的空氣、陽光、水分，但樹葉卻有不同的生機，而能彼此無礙的共存於同一株樹上。



無言之教

有一個學僧，請示夾山善會禪師道：「從古以來，歷代祖師都立下言教訓示後人，禪師為什麼卻無言教？」

善會：「三年不吃飯，目前無飢人。」

學僧：「既是無飢人，我為什麼沒有開悟？」

善會：「只為迷悟迷卻了你，請聽我偈：

『明明無悟法，悟法卻迷人；

長舒兩腳睡，無偽亦無真。』」

學僧：「十二分教及祖師西來意，可以說都是悟法悟人，禪師為什麼說沒有悟法亦沒有迷人？」

善會：「那些西來意是老僧的坐墊，你問西來意，為什麼不問你自己的己

意？」

學僧：「我不明己意是什麼？我只問禪師究竟要以何法示人？」

善會：「虛空無掛針之壁，予虛徒撚線之功。你為什麼一定要畫蛇添足呢？」

會嗎？」

學僧：「不會。」

善會：「以我看維摩居士的居家梵行，釋迦如來的觀機說法，都是多此一

舉。」

學僧：「難道聖教均一無可取嗎？」

善會：「可取的應該都不是聖教！」

學僧：「若無言教，學僧怎能開悟呢？」

善會：「自己的西來意，何要別人的言教？」

學僧終於心有所悟。

所謂禪者，離文字相，離語言相，離心緣相，用言教說法，離禪很遠。因為

禪不可說，能說的都不是禪。「言語道斷」，這是歷代祖師的信條。所以自古以來，只要談禪，開口便打。釋迦牟尼佛說法四十九年，講經三百餘會，但佛陀說：「我沒有說過一個字。」這不是說謊，這是真實的，因為既是「真理」，你說了不增，未說不減，「三年不吃，並無飢餓的人。」你道得三十棒，道不得也三十棒。

何法示人？

臨濟禪師與鳳林禪師交往時，有一次鳳林禪師問道：「我有一個問題想請教您，不知您願不願意回答？」

臨濟禪師回答道：「誰不知道鳳林上人是位大詩人，我可不要挖自己的肉作瘡！不過我倒很好奇您的問題是什麼？」

鳳林：「海月澄無影，遊魚獨自迷。」

臨濟：「海月既無影，遊魚何得迷？」

鳳林：「觀風看浪起，翫水野帆飄。」

臨濟：「孤輪獨照江山靜，長嘯一聲天地秋。」

鳳林：「任將三寸輝天地，一句臨禪試道看。」

臨濟：「路逢劍客須呈劍，不是詩人莫獻詩。」

鳳林至此已無話可說，於是臨濟禪師乃吟頌著：

「大道絕同，任向西東；

石火莫及，電光罔通。」

後來瀉山禪師看到這句頌詞，就問仰山禪師道：「其速度之快，既然連石頭的火花都追不上，甚至連閃電的光線也都達不到，那麼古聖先賢又用什麼方法來教導後學呢？」

仰山：「老師您的意思呢？」

瀉山：「只要是能言說的，皆無實義。」

仰山：「我並不以為然。」

瀉山：「為什麼呢？」

仰山：「凡所言說，皆是佛法；凡所佛法，皆在心源；心念一動，遍十方界，石頭之火，雷電之光，均不及心快。」

瀉山：「確實不錯，海月也好，遊魚也好，風浪也好，帆船也好，寂靜的江山，蕭條的秋天，詩人劍客，天地機遇，總在心中，何關迷悟？何關遲速？」

禪者好問，因為他們對人生，佛道、禪心，充滿疑問，但另一方面的回答，往往又答非所問，看起來答問沒有關連，但實際上絲絲入扣，緊密相連。所謂真理，有時同中有異，有時異中有同，其實同異皆一如，動靜皆一如，東西皆一如，空有皆一如，迷悟皆一如。



進入深山

洞山禪師去訪問龍山禪師，龍山禪師問道：「應該沒有進入這座山的路，你是從哪裡來的呢？」

洞山禪師道：「這座山有沒有路，以及我怎麼進來的事暫且不談，現在先問老師您究竟是從哪裡進入這座山的呢？」

龍山禪師道：「反正我不是從天上雲和地下水來的。」

洞山禪師道：「請問老師！自從你住進這座山以來，到現在究竟有多少年了？」

龍山禪師回答說：「山中無甲子，世上的歲月推移都跟我無關。」

洞山禪師道：「那我再請問老師，是你先住在這裡呢？還是這座山先住在這裡呢？」

龍山禪師道：「不知道！」

洞山禪師不解地追問道：「為什麼不知道呢？」

龍山禪師回答道：「我既不是凡塵的人，也不是天上的仙，我又怎麼會知道呢？」

洞山禪師道：「你既不是人也不是仙，難道你已經成佛了？」

龍山禪師道：「不是佛！」

洞山禪師：「那似什麼？」

龍山禪師道：「說似一物即不中！」

洞山禪師終於提出他的主題問道：「你是什麼緣故才住進這座深山呢？」

龍山禪師也就著主題回答道：「因為我以前曾看見有兩頭泥牛在打鬥，一邊鬥一邊竟墜入大海中，一直到今天也沒看見牛的蹤影。」

洞山禪師一聽這話，不由得肅然起敬，立刻恭敬地對龍山禪師膜拜。

這裡所說的深山，應該是指我們身體的五蘊山，我們怎樣才會進入這座山的？

當然不是從某一條路進入的，也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應該是業緣進入這五蘊山的！不過，深山好修道，藉著我們這座五蘊山，所謂「借假修真」，怎能不值得恭敬膜拜呢？

宛爾不同

臨濟禪師有一次到襄陽去參訪華嚴禪師，碰巧華嚴禪師正倚著拄杖在打瞌睡，臨濟禪師就輕輕地搖醒他，並婉言問道：「禪堂僧眾大家莫不精進修持，老禪師為什麼有空在這裡打瞌睡？」

華嚴禪師絲毫不覺驚訝，好像無動於衷地回答道：「一個真正有修持的人，其作風與行為是不同於一般人的，你可不能隨便拿我比人！」

臨濟禪師好像抓住了華嚴禪師的把柄，立即說道：「這麼說您對待不同的參學者，其攝受的方式也就不能千篇一律了！」說著便回頭尋找侍者，大聲呼喚著：「哪一位是侍者呀？哪一位是侍者呀？請給這位真正有修持的華嚴禪師一杯茶！」

華嚴禪師對臨濟禪師如此命令自己侍者奉茶並不以為忤，反而非常愉快地吩咐維那道：「維那！請你把這位遠來的學僧，好好地安頓在禪堂裡，他能呼喚天

下的禪僧！」

臨濟禪師對華嚴禪師如此安排，不但不歡喜感謝，反而拂袖而去！走到門口，回頭對華嚴禪師說道：「你是有資格打瞌睡的，天下的禪僧沒有人像你會接待禪者了。」

華嚴禪師聽後反而生氣說道：「你走吧！你叫侍者倒給我的一杯茶，我才不喝哩！」

禪門對臨濟禪師一向讚美他善於攝化，所謂「臨濟兒孫滿天下」，其實臨濟禪師也非常受教，在他眼中「善知識也是滿天下」。

臨濟叫侍者倒給華嚴的一杯茶，華嚴不肯回敬臨濟，這不是看不起臨濟禪師，因為自己有的，已不需要別人的賜與，自己圓滿清淨的自性，所謂自家寶藏，何必在乎別人的一杯茶？

哭笑無常

自古以來，「馬祖創叢林，百丈立清規」，馬祖禪師和百丈禪師是禪門兩大功臣。

一天，馬祖禪師和百丈禪師在散步，忽見一群野鴨子飛過去。馬祖問道：「那是什麼？」

百丈禪師不假思索地回答道：「是一群野鴨子！」

馬祖禪師問：「飛到哪裡去了？」

百丈禪師答：「飛過去了！」

馬祖用力捏了一下百丈的鼻子，百丈痛得大叫！馬祖便指著百丈的鼻子問：「不是在這裡嗎？你怎可說飛過去了？」

百丈聽後，廓然大悟！但他一句話也不說，卻回到房裡痛哭，禪友問他為什麼要哭？他照實告訴大家說馬祖老師捏痛了他的鼻子。

禪友們不解地問道：「是你做錯了什麼事情嗎？」

百丈禪師回答道：「你們可以去問問老師！」

禪友們問馬祖大師，馬祖說百丈自己知道，禪友們再回頭來問百丈，百丈卻哈哈大笑，禪友們不解地問他為什麼以前哭，現在又笑呢？

百丈禪師回答道：「我就是以前哭，現在笑！」

上面這一段禪門有名的公案，實在寓有深長的意義。當然這不能用常理去推敲，這必得用禪心去體會。

馬祖禪師問那是什麼東西，百丈禪師回答說是野鴨子飛過去了，百丈是在時空上犯了錯誤，禪，怎可說什麼這裡那裡？過去現在？馬祖的這一捏，把時空的分界當下粉碎，百丈就悟了。百丈回答禪友說「以前哭，現在笑」，這是說，時空觀念一變，永恆的本體現前，我與世界都不一樣了，這就是當下認識了自我！

緣起性空

彌蘭陀王非常尊敬有過禪悟的那先比丘，那先比丘從禪修中證悟的智慧，出言吐語，充滿了慧思靈巧。有一天，彌蘭陀王向那先比丘道：「眼睛是你嗎？」

那先比丘笑笑，回答道：「不是！」

彌蘭陀王再問：「耳朵是你嗎？」

那先比丘再回答道：「不是！」

「鼻子是你嗎？」

「不是！」

「舌頭是你嗎？」

「不是！」

「那麼，真正的你就只有身體了？」

「不，色身只是假合的存在。」

「那麼『意』，是真正的你？」

「也不是！」

彌蘭陀王經過這些問答，最後問道：「既然眼耳鼻舌身意都不是你，那麼你在哪裡？」

那先比丘微微一笑，反問道：「窗子是房子嗎？」

彌蘭陀王一愕，勉強回答：「不是！」

「門是房子嗎？」

「不是！」

「磚、瓦是房子嗎？」

「不是！」

「那麼，床椅、樑柱才是房子嗎？」

「也不是！」

那先比丘悠然一笑道：「既然窗、門、磚、瓦、樑柱、床椅都不是房子，也

不能代表這個房子，那麼，房子在哪裡？」

彌蘭陀王恍然大悟！

彌蘭陀王悟了什麼？「緣起性空」，大地山河，宇宙萬有，那是因緣和合的存在，沒有因緣，就沒有一切！世間上沒有單獨存在的東西，一切假因緣而生，一切是自性空。緣起性空，應該就是禪！



吃飯睡覺

修學律宗的有源請教大珠慧海禪師說：「和尚修道，有沒有秘密用功的法門？」

大珠：「有！」

有源：「如何秘密用功？」

大珠：「肚子餓時吃飯，身體困時睡覺。」

有源不解地說道：「一般人生活都要吃飯睡覺，和禪師的用功不是都相同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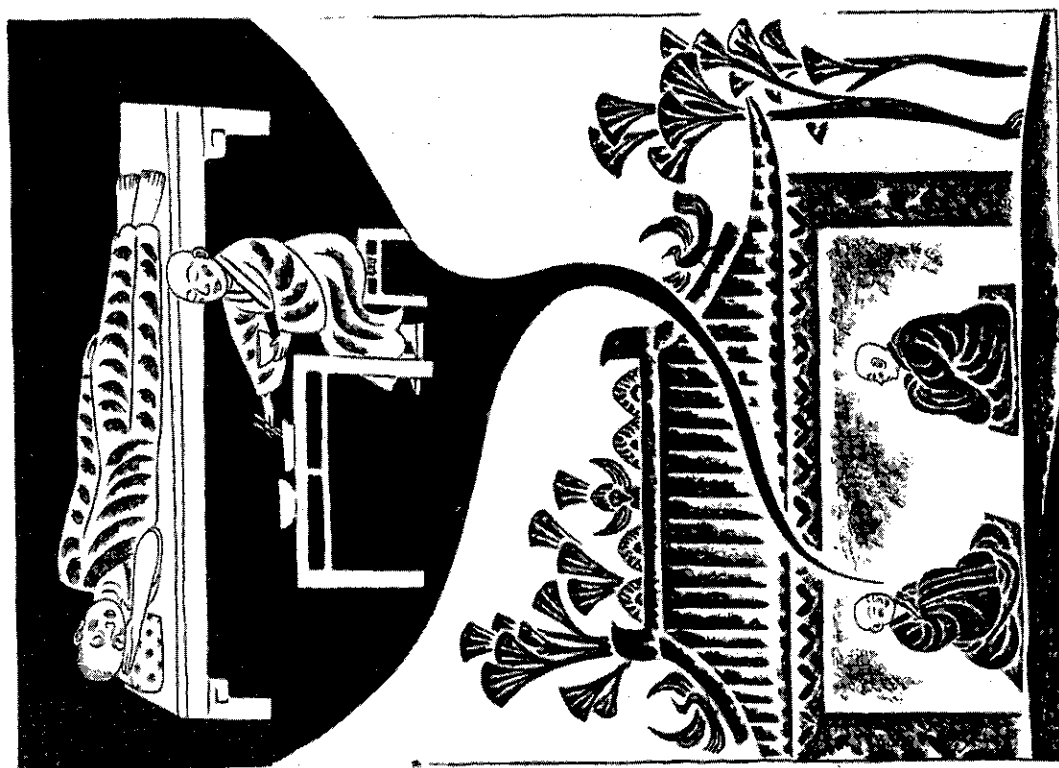
禪師：「不同。」

有源：「有什麼不同？」

禪師：「一般人吃飯時百般挑剔，嫌肥揀瘦，不肯吃飽，睡時胡思亂想，千

般計較。」

吃飯睡覺是多麼簡單的事，可是今天究竟有多少人能舒舒服服的吃飯，安安逸逸的睡覺？可見最平常的事到達平常心的境界，是須經過無數不平常的修持。禪師們多在「用功」，快快樂樂的把飯吃飽，安安靜靜的把覺睡好。



一得一失

南泉普願禪師問一學僧道：「夜來好風？」

學僧：「夜來好風。」

南泉：「吹折門前一顆松。」

學僧：「吹折門前一顆松。」

南泉禪師轉身又問旁邊站立的侍者道：「夜來好風。」

侍者：「是什麼風？」

南泉：「吹折門前一顆松。」

侍者：「是什麼松？」

南泉普願禪師聽後，深有感觸，不禁感慨嘆道：「一得一失！」

南泉禪師說後，又再重問學僧道：「你將來要做什麼？」

學僧：「不做什麼！」

南泉：「應該要為衆生做馬牛！」

學僧：「應該要為衆生做馬牛！」

南泉禪師又再轉身問身旁的侍者道：「你將來要做什麼？」

侍者：「要做像老師您這樣的人物！」

南泉：「應該要為衆生做馬牛！」

侍者：「為什麼要為衆生做馬牛？」

南泉禪師看看二人，放大聲音仍然慨嘆道：「一得一失！」

南泉禪師的學僧，是入門的學僧，侍者是門外的侍者，俗語說：「行家前面一開口，就知有沒有。」如這兩個學僧和侍者，禪語的深淺，從回答的言論中一聽即知了。

第一課

有一位學僧大年非常醉心於佛像的雕刻，但由於缺乏專家的指導，所雕塑出來的佛像總不盡滿意，故下定決心出外參學，他專程去拜訪無德禪師，希望能傳授他有關這一方面的知識與技巧。

每天大年到法堂時，無德禪師便放一塊寶石在他手中，命他捏緊，然後天南地北的跟他閒聊，除了雕刻方面的事外，其他一切都談，約一個小時後，無德禪師拿回寶石，命大年回禪堂用功。

就這樣連續過了三個月，無德禪師既未談到雕刻的技術，甚至都未談到為什麼放一塊寶石在他手中，終於，大年有些不耐煩，但也不敢詢問無德禪師，一天，無德禪師仍照往常一樣，又拿一塊寶石放他手裡，準備談天。

大年一接觸那塊寶石，便覺得不對勁，立刻脫口而出說道：「老師！您今天

給我的，不是寶石。」

無德禪師問道：「那是什麼呢？」

大年看也不看，就說道：「那只是一塊普通的石塊而已。」

無德禪師欣悅地笑著說：「對了，雕刻是要靠心手一致的功夫，現在你的第一課算是及格了。」

世間一般人學習技能，總希望速成，甚至學佛的人，也希望當生成就，立地成佛，孰不知「不經一番寒徹骨，那得梅花撲鼻香？」「羅馬不是一天造成的，千年古松不是一日長大的。」「要得工夫深，鐵杵磨成繡花針。」悟，雖只一刻，但要能歷經長期的修持，修道者要能經得起時間的考驗，凡事耐煩，這才是學者應修的第一課。

十事開示

有學僧問寂室禪師道：「請問老師！在禪門中，應該具備些什麼條件，才能進入禪道？」

寂室禪師回答道：「獅子窟中無異獸，象王行處絕狐蹤。」

學僧又問道：「參禪不參禪有什麼不同？」

寂室禪師道：「生死路頭君自看，活人全在死人中。」

學僧再問道：「學禪究有何益？」

寂室禪師道：「勿嫌冷淡無滋味，一飽能消萬劫災。」

學僧聽後，對參禪生大信心，一日領學者數十人，跪求寂室禪師開示大眾參禪法要，禪師因見大眾心誠，故即以十事開示大眾道：

「學禪者應注意如下十事：

- 一者、須知生死事大，無常迅速，須臾不可忘失正念。
- 二者、須於行住坐臥，檢束身心，任何時刻不犯律儀。
- 三者、須能不執空見，不誇自我，精進勇敢勿墮邪戰。
- 四者、須攝六根正念，語默動靜，遠離妄想拋開煩惱。
- 五者、須有求道熱忱，靈明不昧，魔外窟中施於教化。
- 六者、須能廢寢忘食，壁立萬仞，豎起脊梁勇往向前。
- 七者、須究西來佛意，念佛是誰，哪個是我本來面目。
- 八者、須參話頭禪心，工夫綿密，不求速成任重道遠。
- 九者、須要寧不發明，雖經萬劫，不生二念紹隆如來。
- 十者、須能不退大心，洞然菩提，興隆佛法續佛慧命。

以上十事，諸仁者不知能會也？」

衆學僧聽後，歡喜踴躍，無不誓願奉行。

寂室禪師的十事開示，豈止參禪者的座右銘，即任何修行均當如此。

悟與不悟

有一學僧，非常恭敬地請問慧林慈受禪師道：「禪者悟道時，對於悟道的境界和感受，說得出來嗎？」

慈受：「既是悟的道，說不出來。」

學僧：「說不出來的時候，像什麼呢？」

慈受：「像啞巴吃蜜！」

學僧：「當一個禪者沒有悟道時，他善於言詞，他說的能夠算禪悟嗎？」

慈受：「既未悟道，說出的怎能算做禪悟呢？」

學僧：「因為他講得頭頭是道，如果不算作禪悟，那他像什麼呢？」

慈受：「他像鸚鵡學話！」

學僧：「啞巴吃蜜與鸚鵡學話，有什麼不同呢？」

慈受：「啞巴吃蜜，是知，如人飲水，冷暖自知；鸚鵡學話，是不知，如小兒學話，不解其義。」

學僧：「然則，未悟的禪者，如何說法度生呢？」

慈受：「自己知道的給他知道，自己不知道的不要給他知道。」

學僧：「老師現在是知抑是不知！」

慈受：「我是如啞巴吃黃蓮，有苦說不出；也如鸚鵡學講話，講得非常像。你說我是知呢？還是不知呢？」

學僧於言下有省。

禪悟的境界是怎麼樣？這實在是無法說明的，歷代祖師用打用罵，硬是不肯說話，佛陀甚至講，我所說法，皆非佛法，這不是笑話，因為不用言說的佛法，才是佛法。佛法、禪心，是自證的境界，是從無分別的不平等性智而了知的，這不是黃蓮，應該是甜蜜；這不是鸚鵡，應該是菩薩。

存財於信徒

佛光禪師為了推動佛教的發展，創辦了許多佛教的事業，弟子們為了達成禪師的理想，很努力地向信徒勸募，鼓勵信徒布施做功德。

有一次佛光禪師出外弘化回來，弟子們競相來向禪師報告個人勸募功德的成績，弟子普道很得意地說：「師父！今天有一位大施主，布施了一百兩銀子，他說，作為我們興建大雄寶殿的基金。」

弟子普德聽了，也報告說道：「師父！城內的陳居士來拜望您，我帶他巡禮各處的殿堂，他奉獻給我們全年的道糧！」

寺中的香燈師、知客師等都向佛光禪師說明信徒的喜捨發心，只見佛光禪師皺起眉頭，制止大家發言，並開示弟子說道：「你們大家都辛苦了，可惜化緣太多，沒有功德！」

大家不解，問道：「為什麼化緣多反而不好呢？」

佛光禪師道：「把錢財儲存於信徒，讓信徒富有起來，佛教才能富有！不可經常要信徒捐獻這個功德，贊助那項佛事，殺雞取卵，何其愚痴！等到有一天信徒們不勝負擔，佛教還有什麼護法長城呢？」

佛光禪師這一番語重心長的言語，實在值得大家玩味與深思！佛教所云布施，要在「不自苦，不自惱」的原則下進行，而且布施者應該細水長流，不可硬性募化。

學佛之人，如果有禪，不但為自己想，更為別人想，哪能說禪者只重悟道，不重慈悲呢？

一坐四十年

佛窟惟則禪師，宋朝長安人，少年出家後，在浙江天台山翠屏岩的佛窟庵修行。

他用落葉鋪蓋屋頂，結成草庵，以清水滋潤咽喉，每天只在中午採摘山中野果以充腹飢。

一天，一個樵夫路過庵邊，見到一個修道老僧，好奇地向前問道：「你在此住多久了？」

佛窟禪師回答道：「大概已易四十寒暑。」

樵夫好奇地再問道：「你一個人在此修行嗎？」

佛窟禪師點頭道：「叢林深山，一個人在此都已嫌多，還要多人何為？」

樵夫再問道：「你沒有朋友嗎？」

佛窟禪師以拍掌作聲，好多虎豹由庵後而出，樵夫大驚，佛窟禪師速說莫怕，示意虎豹仍退庵後，禪師道：「朋友很多，大地山河，樹木花草，蟲蛇野獸，都是法侶。」

樵夫非常感動，自願皈依作為弟子。佛窟對樵夫扼要的指示佛法的心要道：「汝今雖是凡夫，但非凡夫；雖非凡夫，但不壞凡夫法。」

樵夫於言下契入，從此慕道者紛紛而來，翠屏岩上白雲飄空，草木迎人，虎往鹿行，鳥飛蟲鳴，成為佛窟學的禪派。

一坐四十年，用普通的常識看，四十年是漫長的歲月，但證悟無限時間，進入永恆生命的聖者，已融入大化之中的惟則禪師，這只不過一瞬之間而已。在禪者的心中，一瞬間和四十年，並沒有什麼差距。

禪者的悟道中，他所悟的是沒有時空的差距，沒有人我的分別，沒有動靜的不同，沒有生佛的觀念（衆生與佛）。

「雖是凡夫，但非凡夫之流」，因為人人有佛性，真理之中絕生佛之假名，

哪有是凡夫非凡夫的分別？「雖非凡夫，但不壞凡夫法」，禪者悟道，不破壞另有建立，不壞萬法，而已超越萬法了。

十後悔

有一學僧問雲居禪師道：「弟子每做一事，事後總不勝懊悔，請問老師，為什麼我有那麼多的懊悔呢？」

雲居禪師道：「你且先聽我的十後悔：

- 一、逢師不學去後悔；
- 二、遇賢不交別後悔；
- 三、事親不孝喪後悔；
- 四、對主不忠退後悔；
- 五、見義不為過後悔；
- 六、見危不救陷後悔；
- 七、有財不施失後悔；

八、愛國不貞亡後悔；

九、因果不信報後悔；

十、佛道不修死後悔；

這以上十種後悔，你是哪種後悔？」

學僧摸摸頭腦，無可奈何地說道：「老師！看起來這些後悔，都是我的毛病！」

雲居禪師道：「你知道既是毛病，就要火速治療呀！」

學僧問道：「我就是因為不懂得治療，所以懇請老師慈悲開示！」

雲居禪師開示道：「你只要把十後悔中的『不』字改為『要』字就可以了，例如：『逢師要學，遇賢要交，事親要孝，對主要忠，見義要為，見危要救，得財要施，愛國要貞，因果要信，佛道要修。』這一字的藥，你好好服用！」

人的惡習，往往不到黃河不死心，才覺棺材不掉淚，假如能慎於始，就不會事後懊悔了。經云：「菩薩畏因，衆生畏果。」衆生總是果報現前時才會後悔，

如能夠事先予以肯定，即不後悔了。

對好事，太多的否定，當然就會後悔；假如對好事肯定，對壞事否定，那就不會後悔了。

心淨國土淨

有一位虔誠的佛教信徒，每天都從自家的花園裡，採擷鮮花到寺院供佛，一天，當她正送花到佛殿時，碰巧遇到無德禪師從法堂出來，無德禪師非常欣喜地說道：「妳每天都這麼虔誠的以香花供佛，依經典的記載，常以香花供佛者，來世當得莊嚴相貌的福報。」

信徒非常歡喜地回答道：「這是應該的，我每次來寺禮佛時，自覺心靈就像洗滌過似地清涼，但回到家中，心就煩亂了，作為一個家庭主婦，如何在煩囂的塵市中保持一顆清淨純潔的心呢？」

無德禪師反問道：「妳以鮮花獻佛，相信妳對花草總有一些常識，我現在問妳，妳如何保持花朵的新鮮呢？」

信徒答道：「保持花朵新鮮的方法，莫過於每天換水，並且於換水時把花梗

剪去一截，因花梗的一端在水裡容易腐爛，腐爛之後水分不易吸收，就容易凋謝！」

無德禪師道：「保持一顆清淨純潔的心，其道理也是一樣，我們生活環境像瓶裡的水，我們就是花，唯有不停淨化我們的身心，變化我們的氣質，並且不斷的懺悔、檢討、改進陋習、缺點，才能不斷吸收到大自然的食糧。」

信徒聽後，歡喜作禮感謝說道：「謝謝禪師的開示，希望以後有機會親近禪師，過一段寺院中禪者的生活，享受晨鐘暮鼓，菩提梵唱的寧靜。」

無德禪師道：「妳的呼吸便是梵唱，脈搏跳動就是鐘鼓，身體便是寺宇，兩耳就是菩提，無處不是寧靜，又何必等機會到寺院中生活呢？」

古德說：「熱鬧場中作道場。」寧靜，只要自己息下妄緣，拋開雜念，哪裡不可寧靜呢！深山古寺，如果自己妄想不除，就算住在深山古寺，一樣無法修持，禪者重視「當下」，何必明天呢？「參禪何須山水地，滅卻心頭火亦涼。」即此之謂。

不像個人

坦山禪師和雲昇禪師，同師學道參禪，但兩人性格迥異，師兄坦山放浪不拘小節，甚至煙酒不戒，為人所恥，而師弟雲昇為人莊重，不苟言笑，弘法利生，甚受信徒的尊敬。一天，坦山正在喝酒，雲昇從坦山的房門前經過，坦山叫他道：

「師弟！請來喝一杯酒如何？」

雲昇禪師不屑地譏嘲道：「沒有出息，煙酒不戒，還能修道嗎？」

坦山仍微笑道：「不管那許多，來一杯如何？」

雲昇邊走邊道：「我不會喝酒！」

坦山不高興地道：「連酒都不會喝，真不像一個人！」

雲昇聽後，停下腳步，大怒道：「你敢罵人！」

坦山不解似地問道：「我何時罵人？」

雲昇道：「你說不會喝酒，就不像人，這不是明明罵我嗎？」

坦山：「你的確不像人！」

雲昇：「我怎麼不像人？你說！」

坦山：「我說你不像人，就是不像人！」

雲昇：「好！你罵！我不像人像什麼？你說！你說！」

坦山：「你像佛！」

雲昇聽後，啞然不知如何。

禪門之中，很多奇僧異士，實在不能用一般眼光看他們。例如金山妙善禪師，眾皆認為他瘋瘋顛顛，但他大智大行；宋朝道濟，大家都知道他酒肉不改，不守清規，但他是得道神僧。佛教史上有羅什吞針的美談，《維摩經》裡有金粟酒肆的舉示，禪者，在乾屎橛中都能表示禪機，其他又怎說不能？

如坦山禪師者和師弟雲昇禪師風格不同，但其修道證悟境界，就不能用一般常情論斷了。

大小不二

唐朝江州刺史李渤，問智常禪師道：「佛經上所說的『須彌藏芥子，芥子納須彌』，未免失之玄奇了，小小的芥子，怎麼可能容納那麼大的一座須彌山呢？過分不懂常識，是在騙人吧？」

智常禪師聞言而笑，問道：「人家說你『讀書破萬卷』，可有這回事？」

「當然！當然！我豈止讀書萬卷？」李渤一派得意洋洋的樣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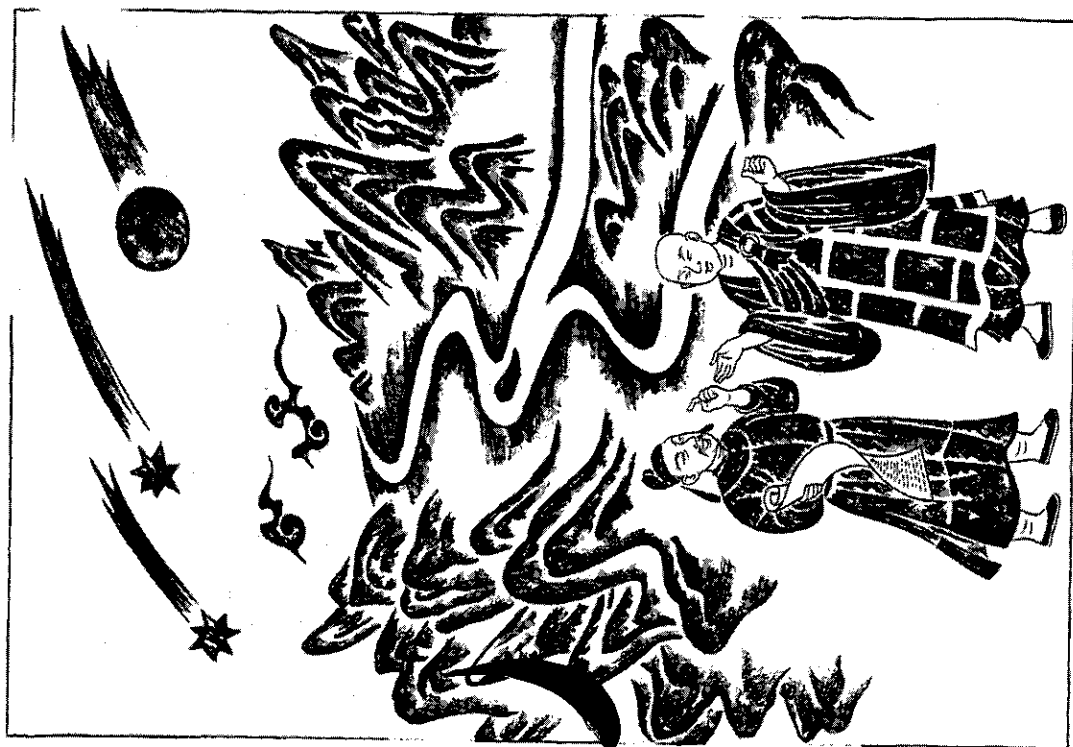
「那麼你讀過的萬卷書如今何在？」

李渤抬手指著頭腦說：「都在這裡了！」

智常禪師道：「奇怪，我看你的頭顱只有一粒椰子那麼大，怎麼可能裝得下萬卷書？莫非你也騙人嗎？」

李渤聽後，腦中轟然一聲，當下恍然大悟。

一切諸法，有時從事上去說，有時從理上去解，要知宇宙世間，事上有理，理中有事，須彌藏芥子是事，芥子納須彌是理，若能明白理事無礙，此即圓融諸法了。



威德與折福

南北朝時的僧稠禪師住在嵩山的時候，寺中有僧衆百人，每天靠著一個自然湧出的泉水飲用，有一天忽然有一個婦女穿著一件既髒又污穢的衣服，兩腿夾住一隻掃帚坐在噴泉的石階上，聽僧衆們誦經，衆人當她是瘋子，齊力要驅逐她出去。這位婦女看到這種情形，心裡非常生氣，就用腳踢著泉水，泉水立刻枯竭，她也隨著不見了。

當時在旁的僧衆非常惶恐，大家知道闖禍，便將此事一五一十地告訴僧稠禪師，禪師面露笑容，從寺裡慢慢地走出寺外，口裡三呼叫著：「優婆夷！優婆夷！優婆夷！（在家學佛的婦女）」

話猶未完，剛才那位衣衫襤褸的婦女應聲出現，禪師對她說道：「衆僧正在行道，妳應善加護持，不可搔擾！」

優婆夷於是使用腳輕輕地撩動枯竭的噴泉一下，水就又冒上來。這時大家都很感激僧稠禪師的威德與神異。

後來齊文宣帝每逢辦完了國事，便帶著衛士到寺裡參謁問道，但是每次僧稠禪師隨任文宣帝來來往往，卻從不曾迎送過一次，事情經常如此，弟子們有的看不過去，便勸諫老師說道：「禪師！陛下每次降臨禮佛，對佛法弘傳，大有幫助，而禪師卻從不迎送，恐怕會遭受非議吧！」

僧稠禪師不以為然地說道：「從前賓頭盧有一次迎王七步，致使國王蒙難七年，我的道德雖比不上別人，但我不能使皇上折福。」

論一般世俗的看法，齊文宣帝是國王，但在真理的王國中說，僧稠禪師是當時的法王，國王與法王，究竟誰為最尊？在僧稠禪師前不久，東晉慧遠大師正在倡導「沙門不敬王者」，他有名的高論是「袈裟非朝廷之服，鉢盂豈廟堂之器？」僧稠禪師不迎王者，大概就是這意義了。

我往西方走

南宋的道悅禪師曾任鎮江金山江天寺的住持，他是宋朝名將岳武穆王岳飛所最崇敬的高僧。

當岳飛被秦檜以十二道金牌從朱仙鎮招回時，途經金山江天寺，道悅勸他出家，不要回京，但是岳飛秉持耿耿忠心，明知此行不利，他還是堅持南歸。

臨別時，岳飛請求開示，道悅禪師告訴他道：「歲底不足，謹防天哭；奉下兩點，將人害毒。」

岳飛當時不知其意，直到被誣下獄，含冤遭毒的時候，方才悟解。那年的十二月是小月，只有二十九日，當天晚上又下起雨來，聽到室外雨聲，岳飛預知大難已經臨頭，這正好應了道悅禪師的偈語：「歲底不足，謹防天哭。」

「奉下兩點」是「秦」字，意指奸相秦檜。「將人害毒」，果然就在這天被

秦檜害死在風波亭上。

秦檜害死岳飛後，查問劊子手，岳飛臨終時有說什麼話嗎？劊子手說：「他只說了一句：悔不聽金山道悅禪師之言。」

秦檜得知此事，馬上派遣親信何立帶兵前往金山捉拿道悅禪師。但在何立到達江天寺的前一日，道悅禪師聚眾說法，最後說了四句偈語：

「何立自南來，我往西方走；

不是法力大，幾乎落他手。」

語畢，即時坐化。當時大眾不明究裡，悲感而又莫名其妙。等到次日何立率兵而來，大家這才恍然大悟。

道悅禪師知道岳飛的生死，當然也會知道自已的生死，但為什麼不珍惜生死？逃避生死？蓋因生死業力不可逃避，岳飛逃不過命中的定業，道悅禪師當然也逃不過生死的業力。悟道的禪師雖不免業力牽引，但禪者悟道後，已無懼於生死，生固很好，死亦很美妙。

快活烈漢

性空禪師，漢州人。出家後，自號妙普庵主，結廬於青龍山野，日常除了修習禪定外，常以吹笛自娛。建元初年，徐明舉兵反叛，經過烏鎮，縱兵劫掠，濫肆殺戮，百姓逃亡一空，性空禪師慨然：「我不能不救。」

因而策杖獨往賊營。賊首見他貌偉而莊，以為他有詭異之謀，便大聲喝道：

「你是什麼人？到什麼地方去？」

「我是出家人，要到你們賊窩去！」

賊首大怒，喝令斬首！

性空禪師毫無懼色，對賊首道：「要頭就砍去，不必發怒。不過我還沒有吃飯，總不能讓我做餓鬼吧！請給我一頓飯，作為我的送終飯如何？」

賊首叫人拿來豬肉飯菜給他。他也不管是什麼，首先一本正經的念起供養咒

來，然後和在寺內一樣用食如儀。賊衆看了，都在一旁發笑。

性空禪師念好供養咒後，又對賊首道：「今天我死，什麼人為我寫祭文呢？」

賊首被他這種奇怪的舉動，弄得好笑起來。

性空禪師望著賊衆又說：「既然沒有人替我作祭文，請拿紙筆來，我就自己寫吧！」

賊衆拿來紙筆，他便從容不迫地大書起來，寫了一篇文情並茂的祭文，他還大搖大擺，煞有其事地朗誦一遍。讀完，拿起筷子又再大啖肉飯，賊衆看了反而哄然大笑。

吃過飯後，性空禪師對賊首說偈道：

「劫數既遭離亂，我是快活烈漢；

如今正好乘時，便請一刀兩段。」

於是大呼：「斬！斬！斬！」

賊首見他如此慷慨豪勇，不禁駭異動容，不僅不殺他，反而向他合掌謝罪，

護送他回山。烏鎮一地因此得免於難，遠近道俗對他越加敬重！

禪，表現在慧解上容易，表現在慈悲上不容易，像性空禪師語多禪機，而行又義勇慈悲。他能以般若慈悲，折賊刀劍，故禪者真妙用無窮也。

一切皆禪

有一位雲水僧聽人傳說無相禪師禪道高妙，想和其辯論禪法，適逢禪師外出，侍者沙彌出來接待，道：「禪師不在，有事我可以代勞。」

雲水僧道：「你年紀太小不行。」

侍者沙彌道：「年齡雖小，智慧不小喔！」

雲水僧一聽，覺得還不錯，便用手指比了個小圓圈，向前一指。侍者攤開雙手，畫了個大圓圈，雲水僧伸出一根指頭，侍者伸出五根指頭。雲水僧再伸出三根手指，侍者用手在眼睛上比了一下。

雲水僧誠惶誠恐地跪了下來，頂禮三拜，掉頭就走。雲水僧心裡想：我用手比了個小圓圈，向前一指，是想問他，他力量有多大？他攤開雙手，畫了個大圈，說有大海那麼大。我又伸出一指問他自身如何？他伸出五指說受持五戒。我再伸

出三指問他三界如何？他指指眼睛說三界就在眼裡。一個侍者尚且這麼高明，不知無相禪師的修行有多深，想想還是走為上策。

後來，無相禪師回來，侍者就報告了上述的經過，道：「報告師父！不知為什麼，那位雲水僧知道我俗家是賣餅的，他用手比個小圓圈說，你家的餅只這麼一點大。我即攤開雙手說，有這麼大呢！他伸出一指說，一個一文錢嗎？我伸出五指說，五文錢才能買一個。他又伸出三指說，三文錢可以嗎？我想太沒良心了。便比了眼睛，怪他不認識貨，不想，他卻嚇得逃走了！」

無相禪師聽後，說道：「一切皆法，一切皆禪！侍者，你會嗎？」

侍者茫然，不知為對。

佛法講究機緣，禪，就是機緣，你懂得，無時不禪，無處不禪，無人不禪，無事不禪。不懂，即使說得天花亂墜，也與禪無關。禪史中有趙州茶、雲門餅之說，此皆禪也。俗語云：「講者無心，聽者有意。」故無相禪師曰一切皆法，一切皆禪。

雪霽便行

宋朝德普禪師性情天賦豪縱，幼年隨富樂山靜禪師出家，十八歲受具戒後，就大開講席弘道。兩川縉素無人敢於辯難，又因其為人急公好義，時人譽稱他為義虎。

宋哲宗元祐五年十月十五日，德普禪師對弟子們說：「諸方尊宿死時，叢林必祭，我以為這是徒然虛設，因為人死之後，是否吃到，誰能知曉。我若是死，你們應當在我死之前先祭。從現在起，你們可以辦祭了。」

大眾以為他說戲語，因而便也戲問道：「禪師幾時還化呢？」

德普禪師回答：「等你們家戶祭，我就決定去了。」

從這天起，真的煞有介事地假戲真做起來。幃帳寢堂設好，禪師坐於其中，弟子們致祭如儀，上香、上食、誦讀祭文，禪師也一一領受饗養自如。

門人弟子們祭畢，各方信徒排定日期依次悼祭，並上供養，直到元祐六年正月初一日，經過四十多天，大家這才祭完。

於是德普禪師对大家說：「明日雪霽便行。」

此時，天上正在飄著鵝毛般的雪花。到了次日清晨，雪飄忽然停止，德普禪師焚香盤坐，怡然化去。

悟道的禪師，有一些言行生活，給人一種遊戲人間的感覺，其實，禪者豈單遊戲人間，連生死之間都在遊戲。

在禪者眼中，生固未可喜，死亦不必悲，生和死，不是兩回事，生死乃一如也；因為既然有生，怎能無死？要緊的是超越生死，不受生死輪迴，如德普禪師，不但預知生死，而且在生死中，留下這一段美談，其不勘破生死而何？

葬禮

松雲禪師出家學禪後，因為掛念年老的母親無人照顧，就自己建了一座禪舍，帶著母親同住。

松雲每天除了參禪打坐以外，幫人抄寫佛經，藉此賺些生活費用。有時上街為母親買些魚肉，街上人總指著他說：「你們看那個酒肉和尚！」

松雲不去解釋，因為他不介意別人的閒言閒語，但他母親放不下別人的批評，因此也跟著出家素食。

一天，一位美麗的小姐在路上遇到他，為其莊嚴的儀表感動，請他到家中說法，松雲沒有推辭，以為說法是好事，但事後別人傳言，說有人親眼見到松雲到妓院去嫖妓。

鄉人搗毀他的禪舍，趕他離開。松雲不得已，只好把母親寄人代養，自己出

外雲遊參訪。

事經年餘，母親因思兒成病，未幾病重過世，鄉人不知松雲何去，只得草草收殮，等松雲回來再奉行安葬。

不久，松雲回來，在母親靈棺前站了許久，然後用手杖敲打棺木說道：「慈愛的母親！孩兒回來了！」

說完，他又學母親的口氣道：「松雲！看你完成禪道回來，母親很高興！」

「是的！母親！」松雲又自語道：「孩兒以此禪道，回向您上生佛國，不要再來人間受苦受氣，我也和您一樣高興！」

松雲禪師說後，接著對衆人道：「喪禮已畢，可以安葬！」這一年母親六十八歲，松雲三十歲。

松雲禪師五十六歲的時候預知時至，他召集弟子辭別，並在母親遺像前上香，寫下一首偈語：「人間逆旅，五十六年；雨過天青，一輪月圓。」寫後，安詳而逝。

世間，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是非與好壞，就有光明與黑暗，說好的未必好，說壞的未必壞。松雲禪師的冤屈，助長他的禪道，母親的病逝，回報她的佛國安養。

只要有禪，就沒有悲苦，就沒有怨恨，禪是幸福安樂的泉源。

我是侍者

南陽慧忠國師感念侍者為他服務了三十年，想有所報答他，助他開悟，一天

呼喚道：「侍者！」

侍者一聽國師叫他，立刻回答他道：「國師！做什麼？」

國師無可奈何地道：「不做什麼！」

過了一會，國師又叫道：「侍者！」

侍者立刻回答道：「國師！做什麼？」

國師又無可奈何地道：「不做什麼！」

如是多次，國師對侍者改口叫道：「佛祖！佛祖！」

侍者茫然不解地反問道：「國師！您叫誰呀？」

國師不得已，就明白地開示道：「我在叫你！」

侍者不明所以道：「國師！我是侍者，不是佛祖呀！」

慧忠國師此時只有對侍者慨嘆道：「你將來可不要怪我辜負你，其實是你辜負我啊！」

侍者仍強辯道：「國師！不管如何，我都不會辜負你，你也不會辜負我呀！」

慧忠國師道：「事實上，你已經辜負我了。」

慧忠國師與侍者誰負了誰，這不去論他，但侍者只承認自己是侍者，不敢承擔佛祖的稱謂，這是非常遺憾的事，禪門講究「直下承擔」，所謂心、佛、衆生，三無差別，而衆生只承認自己是衆生，不承認自己是佛祖，沉淪生死，無法回家良可悲也。無門禪師說：「鐵枷無孔要人擔，累及兒孫不等閒，欲得撐門並拄戶，更須赤腳上刀山。」老國師年高心孤，對侍者用按牛頭吃草的方法，使其覺悟，無如侍者只是侍者，不是佛祖。

國師是寶

慧忠國師是浙江人，俗姓冉，號光宅，是六祖惠能大師的弟子，二十六歲時入河南黨子谷，修行四十年，敕住南陽龍興寺，玄宗、肅宗、代宗皆曾召請進入宮內說法。

有一天，代宗召見一人，該人自號太白山人，不言真實姓名年齡鄉里，代宗就告訴慧忠國師道：「此人自認是一代奇人，頗有見解，敬請國師考驗。」

慧忠國師先看看太白山人，然後問道：「陛下說你是一異士，請問你有什麼特長？」

太白山人道：「我會識山、識地，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作文認字，無一不精，並長於算命。」

慧忠國師道：「請問山人，你所住的太白山是雄山呢？還是雌山呢？」

此問一出，太白山人茫然不知所對，慧忠國師又指著地問道：「請問這是什麼地呢？」

山人道：「算一算便可知道。」

慧忠國師又在地上寫了「一」字問道：「這是什麼字？」

山人答道：「一字！」

慧忠國師不以為然，糾正他的話道：「土上加一應說是『王』字，為什麼會是一字呢？現在，我再請問你，那三七共是多少數字？」

山人回答道：「三七是二十一，誰人不知？」

慧忠國師道：「三和七合起來是十，怎麼一定會是二十一呢？」

在旁的代宗非常欣悅地說道：「朕有國位，不足為寶，朕有國師，國師是寶！」

一些江湖之士，或通天文，或通地理，或能卜卦，或能相命，自以為神奇異士，但在佛法正道之前，他們就成為旁門左道了。因其道從外境上去了解，故又

稱「外道」；禪師內修內證，故佛法又稱為「內學」。慧忠國師考驗太白山人之話，雖非佛法，但從禪慧中流出之名言，豈是外道以分別意識所能應對！

國師與皇帝

清朝順治皇帝有一天特召迎玉林國師入宮，請示佛法，順治問道：「《楞嚴經》中，有所謂七處徵心，問心在哪裡？現在請問心在七處？不在七處？」

玉林國師回答道：「覓心了不可得。」

順治皇帝：「悟道的人，還有喜怒哀樂否？」

玉林國師：「什麼叫做喜怒哀樂？」

順治皇帝：「山河大地從妄念生，妄念若息，山河大地還有也無？」

玉林國師：「如人夢中醒，夢中之事，是有是無？」

順治皇帝：「如何用功？」

玉林國師：「端拱無為。」

順治皇帝：「如何是大？」

玉林國師：「光被四表，格於上下。」

順治皇帝：「本來面目如何參？」

玉林國師：「如六祖所言：不思善，不思惡，正怎麼時，如何是本來面目？」

後來順治皇帝逢人便道：「與玉林國師一席話，真是相見恨晚。」

順治皇帝是一位佛法素養很高的皇帝，從他的讚僧詩中說的「未曾生我誰是我？生我之時我是誰？長大成人方是我，合眼朦朧又是誰？不如不來又不去，來時歡喜去時悲。悲歡離合多勞慮，何日清閒誰得知？」就可以知道他的思想非常契合法。

順治皇帝是一國君主，甚至他羨慕出家為僧的生活，他說：「黃金白玉非為貴，唯有袈裟披肩難；百年三萬六千日，不及僧家半日閒。……黃袍換得紫袈裟，只為當年一念差；我本西方一衲子，為何生在帝王家？」他對玉林國師的恭敬，可想而知。

玉琳國師是一位美風儀的高僧，平時喜靜，不愛說話，即使是皇帝問佛法，他也簡明扼要，不願多言，使人感到禪門一言，不易求也。

虛空眨眼

在一次法會上，唐肅宗向南陽慧忠國師請示了很多問題，但禪師卻不看他一眼，肅宗很生氣地說：「我是大唐天子，你居然不看我一眼？」

慧忠國師不正面回答，反而問唐肅宗道：「君王可曾看到虛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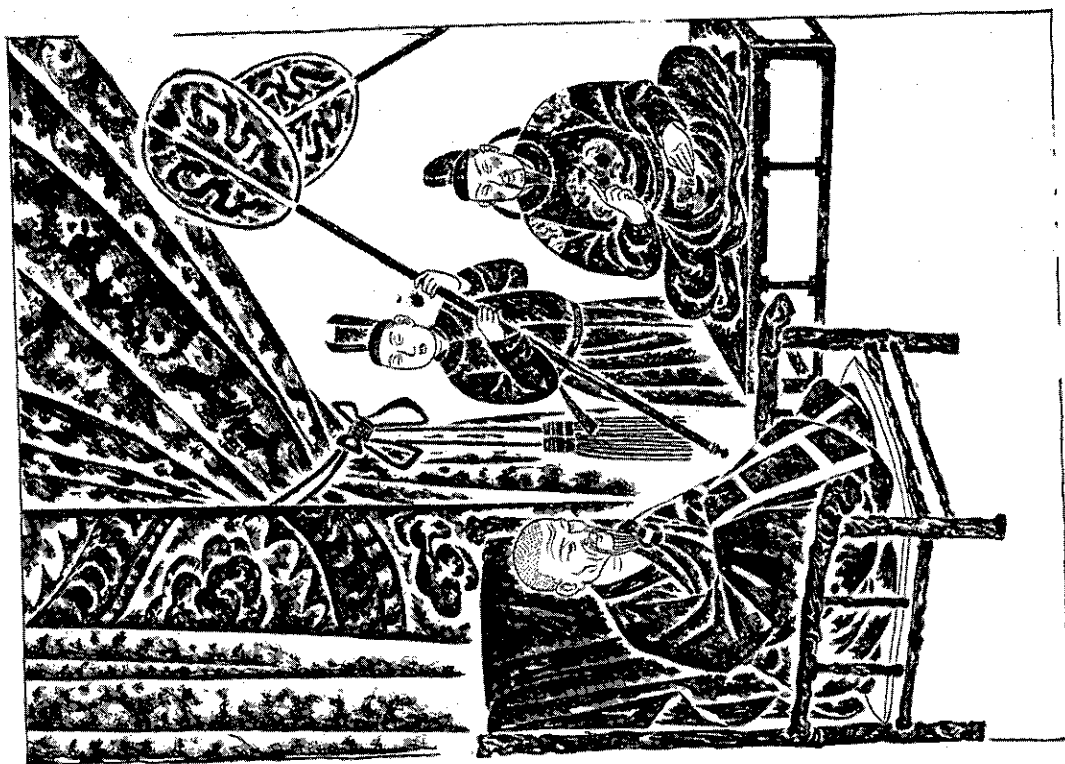
「看到！」

「那麼請問虛空可曾對你眨過眼？」

肅宗無話可對。

吾人生活中，所最注意關心的皆是人情上事，誰對我好，誰對我壞，每日患得患失，不是計較金錢，就是計較感情，錢關、情關之外，還有恭敬關，終日要人讚美，要人行禮，要人看我一眼，比之虛空，虛空不要吾人眨眼，吾人又何必

要虛空眨眼？法身真理，猶若虛空，豎窮三際，橫遍十方，彌綸八極，包括兩儀，隨緣赴感，靡不週遍。肅宗不解，難怪南陽國師要問虛空可曾對你眨眼？



用會作麼？

景岑禪師有偈云：

「百尺竿頭不動人，雖然得入未為真；

百尺竿頭須進步，十方世界是全身。」

有一學僧問道：「學僧該向什麼處去？」

景岑禪師以偈答道：「不識金剛體，卻喚作緣生，十方真寂滅，誰在復誰行？」

學僧又問道：「百尺竿頭，如何進步？」

景岑禪師回答道：「朗州山，豐洲水。」

學僧：「弟子不會。」

景岑：「四海五湖王化裡。」

學僧：「如何是學人心？」

景岑：「十方世界是汝心。」

學僧：「恁麼，則學人無著身處。」

景岑：「處著身處才是汝著身處。」

學僧：「如何是能著身處？」

景岑：「大海水，深又深。」

學僧：「不會。」

景岑：「魚龍出入任升沉。」

學僧：「承老師言，盡十方世界是一顆明珠，學人如何會得？」

景岑：「用會作麼？」

景岑禪師和學僧的問答，可以看出老師的慈悲開示，一直明明白白的指導，「百尺竿頭，如何進步」、「朗州山，豐洲水」，普天之下，哪一處不可給你跨前一步？你如果懂得，五湖四海內何處不能遨遊呢？你如果懂得，十方世界都在

心中，怎能說身無著落處呢？

學僧問如何會得？景岑禪師反問用會作什麼？禪不是會不會，禪是悟，世界都是你的，何用更進一步？

大小糞桶

現在世人非常景仰的金山活佛——妙善禪師，是一九三三年才在緬甸圓寂的，其行跡神異，又慈悲喜捨，到處都流傳著他難行能行，難忍能忍的奇事。

在妙善禪師的金山寺旁，有一條小街，住了一個貧窮的老婆婆，與獨生子相依為命。偏偏這兒子忤逆兇橫，經常呵罵母親。妙善禪師知道這件事後，便常去安慰這老婆婆，和她說些因果輪迴的道理，逆子非常討厭禪師常來家裡，有一天起了惡念，悄悄拿著糞桶躲在門外，等妙善禪師走出來，便將糞桶向禪師兜頭一蓋，剎那腥臭污穢糞尿淋滿禪師全身，引來了一大群人看熱鬧。

妙善禪師卻不氣不怒，一直頂著糞桶跑到金山寺前的河邊，才緩緩地把糞桶取下來，旁觀的人一看到此狼狽相，更加哄然大笑，妙善禪師毫不在意地說道：「這有什麼好笑的？人身本來就是衆穢所集的大糞桶，大糞桶上面加個小糞桶，

有什麼值得大驚小怪的呢？」

有人問他道：「禪師！你不覺得難過嗎？」

妙善禪師道：「我一點也不會難過，老婆婆的兒子慈悲我，給我醍醐灌頂，我正覺得自在哩！」

後來那性逆的兒子為禪師的慈悲感動，改過自新，就向禪師懺悔謝罪，禪師歡歡喜喜地開示他道：「父母養育之恩山高水深，不能好好孝養，反而打罵犯上，如此不孝，何以為人？」受了禪師的感化，逆子從此痛改前非，以孝聲聞名鄉里。

金山活佛妙善禪師是近代的一位禪門奇人，他曾替人看病，但從不用醫藥，他又會為人解難救危，但從不用神異。他給你一杯水，說是般若湯，你吃了病就會好；他給你兩個耳光，說不定你的災難就沒有了。他和宋朝道濟禪師（濟公）類似，但因禪門不重靈異，禪僧傳中不列此等名錄，實為可惜！

他將身體看做大的糞桶，加個小的糞桶，也不希奇，其實糞桶對他並不穢臭，因為他的道德慈悲，人格智慧，正很芬芳！

有我在

雲岩曇晟禪師與長沙的道吾圓智禪師，同是藥山惟儼禪師的弟子，兩人友誼非常親密。道吾禪師四十六歲時才出家，比雲岩大了十一歲。有一天雲岩禪師生病，道吾禪師便問道：「離卻這個穀漏子，向什麼處再得相見？」

雲岩禪師毫不遲疑地道：「不生不滅處。」

道吾禪師不以為然，提出不同的意見道：「何不道非不生不滅處，亦不求相見？」

道吾禪師說後，也不等雲岩的回答，就提起斗笠往外走去，雲岩禪師便道：「請停一下再走，我要請教你，拿這個斗笠做什麼？」

道吾禪師答道：「有用處。」

雲岩禪師追問道：「風雨來時，作麼生？」

道吾禪師答道：「覆蓋著。」

雲岩：「他還受覆蓋也無？」

道吾：「雖然如此，要且無漏。」

雲岩病好時，因渴煎茶，道吾禪師問道：「你在作什麼呢？」

雲岩：「煎茶！」

道吾：「煎茶給誰吃？」

雲岩：「有一個人要吃！」

道吾：「為什麼他自己不煎？」

雲岩：「還好，有我在。」

雲岩和道吾是同門兄弟，兩人道風不同，道吾活潑熱情，雲岩古板冷清，但兩人在修道上互勉互勵，彼此心中從無芥蒂。他們談論生死，有道在生滅處相見，有道在無生滅處相見。生滅與不生滅，均在禪者心中均一如也。道吾拿一斗笠，主要是讓本性無漏，房屋漏水，茶杯有漏，皆非好器，人能證悟無漏（遠離煩

惱），即為完人，病中的雲岩，論生死，非常淡然，論煎茶，「還好，有我在！」如此肯定自我，不隨生死，不計有無，此即禪之解脫！

參禪法器

法遠圓鑑禪師在未證悟前，與天衣義懷禪師聽說葉縣地方歸省禪師有高風，同往叩參。適逢冬寒，大雪紛飛。同參共有八人來到歸省禪師處，歸省禪師一見即呵罵驅逐，衆人不願離開，歸省禪師以水潑之，衣褥皆濕。其他六人不能忍受，皆忿怒離去，唯有法遠與義懷整衣敷具，長跪祈請不退。

不久，歸省禪師又喝斥道：「你們還不他去，難道待我棒打你們？」

法遠禪師誠懇地回答道：「我二人千里來此參學，豈以一杓水潑之便去？就是用棒責打，我們也不願離開。」

歸省禪師不得已似地道：「既是真來參禪，那就去掛單吧！」

法遠禪師掛單後，曾任典座（煮飯）之職，有一次未曾稟告，即取油麵作五味粥供養大眾。

當這件事被歸省禪師知道後，就非常生氣地訓斥道：「盜用常住之物，私供大眾，除依清規責打外，並應依值償還！」說後，打了法遠禪師三十香板，將其衣物鉢具估價後，悉數償還已畢，就將法遠趕出寺院。

法遠禪師雖被驅逐山門，但仍不肯離去，每日於寺院房廊下立臥。歸省禪師知道後，又呵斥道：「這是院門房廊，是常住公有之所，你為何在此行臥？請將房租錢算給常住！」說後，就叫人追算房錢，法遠禪師毫無難色，遂持鉢到市街為人誦經，以化緣所得償還。

事後不久，歸省禪師對衆教示道：「法遠是真正參禪的法器！」並叫侍者請法遠禪師進堂，當衆付給法衣，號圓鑑禪師！

浮山法遠禪師一生得力之處就是「爲法忍耐」，用現代的話說，就是經得起考驗。歸省禪師不接受他掛單，罵他、打他、用水潑他，甚至罰他變賣衣單，補償公款，即使睡在走廊簷下，也要房租，這一切都無法打退他千里求法的心願，難怪最後連歸省禪師都讚他是法器了。

看今日學者青年，名曰參學，若食住待遇不好，則急急忙忙他去；若人情禮貌不夠，則憤憤恨恨離開，比之法遠禪師良可慨也。

不著相

景岑禪師長沙人，是南泉禪師的弟子，由於談禪論道，機鋒敏捷，同道們均尊稱為「虎和尚」。

有一年仲秋，景岑禪師與仰山禪師一起賞月，仰山禪師指著天空說道：「這個大家都有，只因無明，不能充分使用。」

景岑禪師不以為然地道：「既然大家都有，怎麼會沒有人充分使用？恰巧今天機緣會合，這大好明月，正在等你使用，試試看！」

仰山禪師道：「那是很有趣味的，用一用月光，請法座先試試看！」

景岑禪師毫不客氣，奮身跳起來，踢倒仰山禪師，仰山禪師非但不生氣，反而讚歎道：「真像大蟲！」（後來大家都稱景岑禪師為「岑大蟲」，亦即虎和尚）

又一次，景岑禪師遊山歸來，至門口，仰山禪師問道：「禪師什麼處去

來？」

景岑禪師回答道：「遊山來！」

仰山仍然追問：「遊什麼山處來？」

景岑禪師道：「始隨芳草去，又逐落花回。」

迎山大為讚賞道：「大似春意！」

景岑禪師道：「也勝秋露滴芙蓉（荷葉）。」

仰山禪師最初說吾人心為皎月，只是雲遮月隱，被無明煩惱蒙蔽了心靈，景岑卻說一切在於個人，只要有禪，就能雲飛月顯，仰山請他利用一下月亮，景岑立即將他推倒，意思是在禪月交輝之下，還要你多言？一句「真像大蟲」，意即禪能靜能動，禪力猶如獅虎。

景岑由外歸來，仰山問他到哪裡去，「始隨芳草去，又逐落花回」，這說明了禪人來去，順於自然，合乎法性，你還是「春意」，難道「秋心」不好嗎？這就是禪者明乎一切法，用於一切法，不捨不切法。

尚有一訣

了堂真覺禪師是京都大和人，十七歲出家，二十三歲參於上野報恩寺大源宗真禪師而大悟，並嗣其法。四十歲時為參禪訪道，就渡海擬來中國，當船出發不久，進入大海時，突然碰到颶風，風急雨強，滿船乘客都驚慌失措，感到大難臨頭，唯獨了堂禪師端莊打坐，口中並念起「或漂流巨海，龍雨諸鬼難，念彼觀音力，波浪不能沒……」。其安定自若的音聲影響全船的人心，皆不約而同地鎮定下來，甚至有人跟他同聲唱和觀音聖號，其音響徹雲霄，比風浪聲音更大。當船平安地抵達鹿兒島時，全船一致尊稱了堂禪師為「活佛」。

了堂禪師接引學人常以「萬法歸一，一歸何處」為機用。有一天，一位學僧前來請示洞山五位訣（五位訣即：一、正中偏；二、偏中正；三、正中來；四、兼中至；五、兼中到），了堂為其詳解盡析之後，問道：「會了嗎？」

學僧回答道：「非常謝謝老師，會也！」

了堂禪師又道：「已經會了，那很好，可是五位訣以外，尚有一訣，不知會也不會？」

學僧莫名其妙不知如何回答。了堂禪師道：「這一訣你千萬要記住，就是你若到別處去參學，不可向人說從我這裡聽了五位訣的說法！」

了堂禪師一生最讚賞達摩祖師，常讚曰：

「叉手當胸是什麼？梁王不識老胡禪；

廓然無聖止諦語，無限靈光照大千。」

「不要隨便做傳聲筒」，的確是做人處事的一訣，諺云：「是非只爲多開口。」蔣經國先生曾有一例，他說：抗戰期間，日機轟炸重慶，初傳是一架飛機，再傳十一架飛機（是和十音近），三傳九十一架飛機（與就是一架音近），傳言誤會，良可畏也。道的會意，如人吃蜜，甜度自知，言說不能盡意，「廓然無聖止諦語」，即此之訣也。

咬空

佛陀住世時，有一位名叫優婆塞先那的比丘尼，有一次在山洞中禪坐時，忽然大聲呼喊著在對面岩窟中的舍利弗尊者，當舍利弗來到他的面前時，他說道：「舍利弗尊者！我剛才坐禪的時候，身上好像有什麼東西在爬，起初並沒有注意，後來才看清是一條毒蛇，我被牠咬了一口，我馬上就會死去，趁毒氣在我身上還沒有迴轉時，請您慈悲為我召集鄰近的大眾，我要向他們告別！」

舍利弗聽後，看看優婆塞先那，很疑惑地道：「怎會有這樣的事？我看你的臉色一點也沒有變，被蛇咬了的話，臉色一定會變的。」

優婆塞先那態度仍很安詳地說道：「舍利弗尊者！人的身體是四大五蘊所集成的，沒有主宰，本就無常，因緣所聚曰空，空無自性，我是體悟到這個道理，毒蛇可以咬我的色身，牠怎麼可以咬真理的空呢？」

舍利弗聽後，非常讚賞優婆塞那，他道：「你說得很對，你是已經得到解脫的聖者，肉體痛苦的程度，你可以用你的慧解支持著你不變的真心。人們如果要修道調心，進入不生不滅的涅槃，對於肉體的死亡，像毀去毒針，像是重病得癒。死，可以死的是色身，不是死亡真我的生命。臨死不變，生死不二，這是以智慧的眼光觀看世相，出離火宅，實在是無限之美！」

人在生死煩惱中，有恐怖、顛倒，但人如證悟禪觀，或契入空慧的時候，就能進入不懼不貪圖的境界了。如優婆塞那所說，毒蛇可以咬傷色身，怎能咬到空慧禪觀呢？

聖者，所以生活在真善美世界，並不是一定要離開這個娑婆世界到另外一個淨土，主要是空慧禪觀一轉，剎那是永恆，污穢是清淨，煩惱是菩提，生死是涅槃了。



提起放下

趙州禪師是一位禪風非常銳利的法王，學者凡有所問，他的回答經常不從正面說明，總會要你從另一方面去體會。

有一次，一個信徒前來拜訪他，因為沒有準備供養他的禮品，就歉意地說道：「我空手而來！」

趙州禪師望著信徒說道：「既是空手而來，那就請放下來吧！」

信徒不解他的意思反問道：「禪師！我沒有帶禮品來，你要我放下什麼呢？」

趙州禪師立即回答道：「那麼，你就帶著回去好了。」

信徒更是不解，說道：「我什麼都沒有，帶什麼回去呢？」

趙州禪師道：「你就帶那個什麼都沒有的東西回去好了。」

信徒不解趙州禪師的禪機，滿腹狐疑，不禁自語道：「沒有的東西怎麼好帶呢？沒有的東西怎麼好帶呢？」

趙州禪師這才方便指示道：「你不缺少的東西，那就是你沒有的東西；你沒有的東西，那就是你不缺少的東西！」

信徒仍然不解，無可奈何地問道：「禪師！就請您明白告訴我吧！」

趙州禪師也無奈地道：「和你饒舌多言，可惜你沒有佛性，但你並不缺佛性。你既不肯放下，也不肯提起，是沒有佛性呢？還是不缺少佛性呢？」

信徒至此才稍有契悟！

禪門的人生觀，好像皮箱一樣，有時候，你要提得起，有時候你要放得下。當提起的時候提起，當放下的時候放下。可是沒有禪慧的人生，當提起的時候不提，當放下的時候不放下；當放下的時候反而提起，當提起的時候反而放下。

趙州禪師和信徒的一番對話，信徒不能契悟，趙州禪師只有怪他沒有佛性，但趙州禪師又慨嘆說：人，並不缺少佛性啊！

一 與三

玄沙師備禪師有一次向雪峰義存禪師說道：「有拄杖子嗎？向你化緣一支拄杖子。」

雪峰禪師慷慨地回答道：「我有三支拄杖子，你拿一支去好了。」

玄沙禪師驚訝地說道：「每個人都只有一支，那你為什麼卻有三支呢？」

雪峰禪師解釋道：「三支有三支的用處。」

玄沙禪師不以為然道：「是即是，我卻不如此用法。」

雪峰禪師問道：「那你作麼生用呢？」

玄沙禪師答道：「是三是一。」

此時，輪到雪峰禪師不以為然，他道：「三是三，一是一；三不是一，一不是三；是三是一，是一是三。此事如似一片田地，一任衆人耕種，大家無不靠此

為生，是一是三，你怎可只說是三是一？」

玄沙禪師道：「你憑什麼說是一片田地？」

雪峰禪師用手在虛空中一畫，說道：「看！這就是一片田地！」

玄沙禪師道：「是即是，我不這麼說。」

雪峰禪師問道：「你為什麼不這麼說呢？」

玄沙禪師道：「那是各人的事，各人生死各人了，各人吃飯各人飽。」

雪峰禪師問道：「既然人人如此，為什麼跟別人借拄杖子，何不用自己的拄杖子呢？」

玄沙禪師下一結語道：「達摩不來東土，二祖不往西天，當來的則來，當去的則去，用一支拄杖子助他，莫用三支拄杖子累他！」

禪宗說的拄杖子，應該是人人本具的清淨本性，不可說有，也不可說無；不可說一，豈能說三？你無，我奪卻你的有，我就給你；禪師與禪師之間，只是一來一去，一去一來，何必分別二三呢？

南泉救鵝

唐·李翱拜訪南泉禪師，問道：「古時候，有一個人，在一個玻璃瓶裡飼養著一隻小鵝。後來鵝漸漸地長大起來，終於沒有辦法從瓶中出來。事既如此，而這個人的本意卻又不想把瓶打破，同時也不想把鵝傷害，請問禪師假如是您的話，究竟要怎麼辦？」

這個時候，南泉禪師突然叫道：「李翱！」

李翱乃自然地回答道：「在！」

南泉禪師微笑地道：「出來了！」

吾人自性本是天真自然，無染無縛，只因妄自分別，終日為名枷利鎖所囚，若想跳出煩惱深坑，重獲自由自在生活，即如瓶中之鵝，何能安然而出？若能當

下認識自我，不壞一法，即明自性本來，就是逍遙自在，所謂「若能識得春風面，萬紫千紅總是春」啊！



活水龍

梁山緣觀禪師是宋初人，住湖南梁山，付法於大陽警玄禪師，有偈云：「梁山一曲歌，格外人難和，十載訪知音，未嘗逢一個。」

有一天一位學僧來向他請示道：「知音難逢，是人生的憾事；但家賊難防，更是吾人的困擾。如何提防家賊，請師道一句？」

緣觀禪師答道：「認識他，了解他，變化他，運用他，何必防他？」

學僧問道：「家兵家將容易使用，家賊如何用他？」

緣觀禪師答道：「請他住在無生國裡。」

學僧進一步問道：「難道說連安身立命之處也無嗎？」

緣觀禪師道：「死水不藏龍。」

學僧問道：「那麼，什麼是活水龍？」

緣觀禪師道：「興雲不吐霧。」

學僧不放鬆，再問道：「忽遇興雲致雨時如何？」

緣觀禪師下床抓住學僧道：「莫教濕卻老僧的袈裟！」並以偈開示道：

「赫日猶虧半，烏沉未得圓；若會個中意，牛頭尾上安。」

王陽明曾是禪門的高手，他說：「防山中之賊易，防心中之賊難。」「心如國王能行令，心如冤家實難防。」當吾人真正的禪心未找到時，無名的妄心，確實不易預防。但緣觀禪師說得好，識他、解他、化他、用他，不必防他！正如國家邊防之患難除，而諸葛孔明對孟獲七擒七縱，用化他之法，才能永絕後患。

心，住在哪裡才好，無生國就是無住生心，以無住而住。心不能安住在五蘊之身或六塵之境上，因為這死水裡不能藏龍，假如真龍興雲致雨，不可濕卻老僧的袈裟，意即乾淨俐落，不可拖泥帶水。「日有升沉，月有圓缺」，你能從生滅中會意安住那不生不滅的真心，也就天下太平了。

樹的根

有一位剛學佛不久的信徒，在《勸發菩提心文》上看到「……金剛非堅，願力最堅……」這句話時，不懂其意，就跑去請示無相禪師，無相禪師道：「在學佛的菩提道上，難免因人的情性、機緣、業魔等障而有退失菩提心的時候，必須要靠願力來支撐、鞭策，故歷代的高僧大德其道業的成就，無一不是靠誓不退轉的願力完成的，如普賢菩薩的十大願，觀音菩薩的十二大願、阿彌陀佛的四十八大願、地藏菩薩的『地獄未空，誓不成佛』的悲願，無一不是學佛者的榜樣。」

信徒聽後，仍不懂地問道：「為什麼想成佛，就一定要立下志願普度衆生呢？」

無相禪師回答道：「如一棵樹，衆生是樹的根，菩薩就像樹的花，佛便是樹的果。要想一棵樹開花結果，就必須努力灌溉樹的根，並且愛護它，照顧它。

否則根部一受到損害，樹就要枯萎了，又怎能開花結果呢？所以在《華嚴經》上也提到『欲作諸佛龍象，先做衆生馬牛！』」

信徒聽後，也深覺願力重要，問道：「禪師！您的願力是什麼呢？」

無相禪師道：「我的願力不能告訴你！」

信徒不解地問道：「為什麼禪師的願力不能告訴我呢？」

無相禪師道：「我的願力是我的，你為什麼不發你的願力呢？」

信徒終於心開意解，禮謝而去。

願力，各人有各人的願力，不必問別人願力，先問自己願為大衆做什麼。例如：我願做一艘船，載運行旅；我願是一條道路，供人行走；我願做一棵樹，普蔭大衆；我願做一隻牛，為衆效勞。

當然，吾人可以發願，成聖成賢，成佛成祖，因為願力成就，所作一切自然就會成就的！故《勸發菩提心文》又說：「嘗聞入道要門，發心為首，學佛之本，立願為先。」即此之謂。

百年一夢

金山曇穎禪師，浙江人，俗姓丘，號達觀，十三歲歸投到龍興寺出家，十八歲時遊京師，住在李端愿太尉花園裡。有一天，太尉問他道：「請問禪師，人們常說的地獄，畢竟是有呢？抑是無呢？」

曇穎禪師回答道：「諸佛如來說法，向無中說有，如眼見空華，是有還無；太尉現在向有中覓無，手搯河水，是無中現有，實在堪笑。如人眼前見牢獄，為何不心內見天堂？忻怖在心，天堂地獄都在一念之間，善惡皆能成境，太尉但了自心，自然無惑。」

太尉：「心如何了？」

曇穎：「善惡都莫思量。」

太尉：「不思量後，心歸何所？」

曇穎：「心歸無所，如《金剛經》云：『應無所住，而生其心。』」

太尉：「人若死時，歸於何處？」

曇穎：「未知生，焉知死？」

太尉：「生則我早已知曉。」

曇穎：「請道一句，生從何來？」

太尉正沉思時，曇穎禪師用手直搗其胸曰：「只在這裡思量個什麼？」

太尉：「會也，只知貪程，不覺蹉跎。」

曇穎：「百年一夢。」

太尉李端愿當下有悟，而說偈曰：

「三十八歲，懵然無知；及其有知，何異無知？」

滔滔汴水，隱隱情堤；師其歸矣，箭浪東馳。」

生從何來？死往何去？這是一般人經常想到的問題，甚至不少人都在探究的問題，但都沒有人揭破這個謎底。釋迦牟尼佛和歷代禪師們道出了原委，又不易

爲人了解。生命有隔陰之迷，意即換了身體就不知過去一切，故千古以來，生命之源，一直衆說紛紜，莫衷一是。其實生命的形相雖千差萬別，而生命的理性則一切平等，佛教的緣起性空、三法印、業識、因果等的義理能通達明白，則生從何來？死去何處？即不問可知了。

不得見

曹山本寂禪師初參洞山良价禪師時，洞山禪師問道：「從什麼地方來？」

曹山禪師回答道：「西院來。」

洞山禪師又問道：「闍黎名什麼？」（意思是你大德叫什麼名字？）

曹山禪師答道：「某甲！」

洞山禪師大聲道：「說清楚一點！」

曹山禪師也大聲回答：「不說！」

洞山禪師問：「為什麼不說？」

曹山禪師答：「因為我不名某甲。」

洞山禪師滿意地稱許著，並接受曹山禪師在其座下參學，並時常於個人的禪室中指示他的法要。

有一天，曹山禪師向洞山禪師辭行他去，洞山禪師問道：「你要到什麼地方去？」

曹山答：「不變易處去。」

洞山問：「不變易處，豈有去也？」

曹山答：「不去亦不變易。」

曹山禪師受法後，參學於江湖，衆請住於撫州吉水山，改名為曹山，法席越盛，學徒不下千二百人。南平鍾陵王，聞其道譽，三請而不應。於是南平鍾陵王大怒，便對專使道：「若請不到曹山大師來，就不要來見我。」

專使不得已苦苦地對曹山禪師要求道：「禪師！您若不赴王旨，弟子一門便見灰粉。」

曹山禪師道：「專使不必憂慮，我有一偈面呈大王，必保無事，偈云：

『摧殘枯木倚寒林，幾度逢春不變心；

樵客見之猶不顧，郢人何得苦尋？」

南平鍾陵王看偈後，遙望吉水山（曹山）頂禮道：「弟子今生決定不再妄求

一見曹山大師。」

有的人唯恐他人不知，一直急於廉價出售；有的人唯怕人知，一直隱藏陸沉。如曹山本寂禪師，雖不出山應世，而能影響當道，起恭敬仰慕之心，此亦禪門道風。

禪像什麼？

有一位信徒很想學習打坐，但總是不得其門而入，有一天，他鼓起勇氣到寺院去拜訪無相禪師，並非常誠懇地說道：「老師！我很笨，自知非參禪法器，但高山仰止，雖不能至，心嚮往之，能否請您告訴我，禪像什麼？」

無相禪師回答道：「五祖山的法演禪師，曾講過一個故事：有一個小偷，他的兒子對他道：『爹！您年紀已漸漸大了，找個時間教我偷盜的技術吧！免得以後我沒有辦法生活。』」

「做父親的不好推辭，便答應了。這一天晚上父親就將兒子帶到一富有人家，用萬能鑰匙，將衣櫥的鎖打開，並叫兒子進去，等兒子進去以後，父親便把櫥子鎖了，且大叫道：『有賊！有賊！』轉身便走了。」

「富人家聽說有賊，趕緊起來搜查，搜查結果，東西並沒有遺失，也沒有看

到小偷，因此就仍然去睡。這時鎖在衣櫥的小偷，不懂得父親什麼用意？為什麼要把他鎖在衣櫥內？到底要怎麼樣才能逃出去呢？於是靈機一動就學老鼠咬衣裳的聲音，一會兒，聽到房內的夫人叫丫環拿燈來看，並說好像有老鼠咬衣服的聲音。丫環剛一開衣櫥，這小偷便一躍而出，並將丫環推倒，燈吹滅，竟逃走了。

「富人家發覺小偷後，派人追擊。追到河邊，這小偷急中生智，把一塊大石頭拋到水裡，自己繞道回去，當回去的時候，還聽到河邊有人說，真可憐，把小偷逼得跳河了。小偷到了家後，看見父親正在喝酒，便埋怨為什麼要將他鎖在衣櫥裡？他父親只問他怎麼出來的？兒子把經過說了一遍，父親非常高興道：『你以後不愁沒飯吃了！』像這小偷能從無辦法中想出辦法，便是禪了！」

禪的智慧是發自自己的內心，不能老是由人帶著走路，如無相禪師所說，在沒有辦法的時候想出辦法，所謂「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那便是禪了！

一襲衲衣

有一位無果禪師深居幽谷一心參禪，二十餘年來都由一對母女護法供養，由於一直未能明心，深怕信施難消，故想出山尋師訪道，以明生死大事。護法的母女要求禪師能多留幾日，要做一件衲衣送給禪師。

母女二人回家後，馬上著手剪裁縫製，並一針念一句彌陀聖號。做畢，再包了四錠馬蹄銀，送給無果禪師做路費。禪師接受了母女二人的好意，準備明日動身下山，是夜仍坐禪養息，忽至半夜，有一青衣童子，手執一旗，後隨數人鼓吹而來，扛一朵很大的蓮花，到禪師面前。童子說：「請禪師上蓮華台！」

禪師心中暗想：我修禪定功夫，未修淨土法門，就算修淨土法門的行者，此境亦不可得，恐是魔境。無果禪師就——他，童子又再三地勸請，說勿錯過，無果禪師就隨手拿了一把引磬，插在蓮花台上。不久，童子和諸樂人，便鼓吹而去。

第二天一早，禪師正要動身時，母女二人手中拿了一把引磬，問無果禪師道：「這是禪師遺失的東西嗎？昨晚家中母馬生了死胎，馬夫用刀破開，見此引磬，知是禪師之物，故特送回，只是不知為什麼會從馬腹中生出來呢？」

無果禪師聽後，汗流浹背，乃作偈曰：

「一襲衲衣一張皮，四錠元寶四個蹄；

若非老僧定力深，幾與汝家作馬兒。」

說後，乃將衣銀還給母女二人，一別而去！

佛教的因果業緣，實在是難以思議的真理，即使悟道，若無修證，生死輪迴，仍難免除，觀夫無果禪師，可不慎哉？

千古楷模

唐朝百丈懷海禪師承繼開創叢林的馬祖道一禪師以後，立下一套極有系統的叢林規矩——《百丈清規》，所謂「馬祖創叢林，百丈立清規」，即是此意。百丈禪師倡導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農禪生活，曾經也遇到許多的困難，因為佛教一向以戒為規範的生活，而百丈禪師改進制度，以農禪為生活了，甚至有人批評他為外道。因他所住持的叢林在百丈山的絕頂，故又號百丈禪師，他每日除了領眾修行外，必親執勞役，勤苦工作，對生活中的自食其力，極其認真，對於平常的瑣碎事務，尤不肯假手他人。

漸漸地，百丈禪師年紀老了，但他每日仍隨眾上山擔柴，下田種地，因為農禪生活，就是自耕自食的生活。弟子們竟不忍心讓年邁的師父做這種粗重的工作，因此，大眾懇請他不要隨眾出坡（勞動服務），但百丈禪師仍以堅決的口吻

說道：「我無德勞人，人生在世，若不親自勞動，豈不成廢人？」

弟子們阻止不了禪師服務的決心，只好將禪師所用的扁擔、鋤頭等工具藏起來，不讓他做工。

百丈禪師無奈，只好用不吃飯的絕食行為抗議，弟子們焦急地問他為何不食？

百丈禪師道：「既然沒有工作，哪能吃飯？」

弟子們沒辦法，只好將工具又還給他，讓他隨眾生活。百丈禪師的這種「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精神，也就成為叢林千古的楷模！

有人以為參禪，不但要摒絕塵緣，甚至工作也不必去做，認為只要打坐就可以了。其實不工作，離開生活，哪裡還有禪呢？百丈禪師為了拯救禪者的時病，不但服膺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生活，甚至還喊出「搬柴運水無非是禪」的口號。

不管念佛也好，參禪也好，修行不是懶惰的藉口，希望現代的禪者聽一聽百丈禪師的聲音！

自傘自度

有一位信者在屋簷下躲雨，看見一位禪師正撐傘走過，於是就喊道：「禪師！普度一下衆生吧！帶我一程如何？」

禪師：「我在雨裡，你在簷下，而簷下無雨，你不需要我度。」

信者立刻走出簷下，站在雨中，說道：「現在我也在雨中，該度我了吧！」

禪師：「我也在雨中，你也在雨中，我不被雨淋，因為有傘；你被雨淋，因為無傘。所以不是我度你，而是傘度我，你要被度，不必找我，請自找傘！」

說完便走了！

自己有傘，就可以不被雨淋，自己了悟如佛性，應該不被魔迷。雨天不帶傘想別人助我，平時不找到真如自性，想別人度我。自家寶藏不用，專想別人的，

豈能稱心滿意？自傘自度，自性自度，凡事求諸己，禪師不肯借傘，這就是禪師的大慈悲了。

了無功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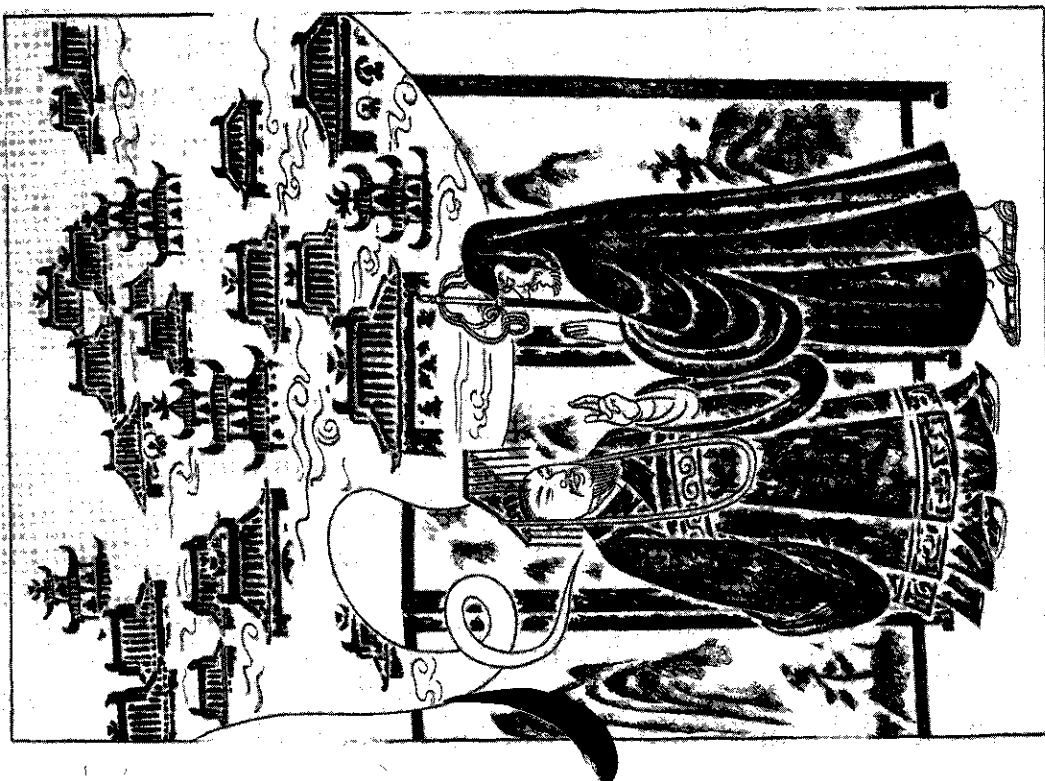
梁武帝是中國歷史上護持佛教的君王中的楷模，他在位的時候，曾經廣建寺院及佛像，修造橋樑道路，福利百姓，當時菩提達摩禪師從天竺來中國弘法，梁武帝禮請禪師，並且問法說：「我這樣不斷地行善，會有什麼功德？」

「了無功德。」達摩禪師潑了一盆冷水說。

武帝聽了非常不高興，再問他為什麼？禪師不答，終於因為道不相應，遂拂袖而去。

事實上，梁武帝的善行，豈是毫無功德？禪師所說的了無功德，是說明在禪師的內心，並不存在一般事相上「有無」對立的觀念，我們唯有通過了「有無」對待的妄執，才能透視到諸法「是無是有，非無非有，是可有是可無，是本有是

本無」的實相，這種超越向上，是禪家必經的途徑，這種境界才是禪家的本來面目。



能大能小

有一位信者問無德禪師道：「同樣一顆心，為什麼心量有大小的分別？」

禪師並未直接作答，告訴信者道：「請你將眼睛閉起來，默造一座城垣。」

於是信者閉目冥思，心中構畫了一座城垣。

信者：「城垣造畢。」

禪師：「請你再閉眼默造一根毫毛。」

信者又照樣在心中造了一根毫毛。

信者：「毫毛造畢。」

禪師：「當你造城垣時，是否只用你一個人的心去造？還是借用別人的心共同去造呢？」

信者：「只用我一個人的心去造。」



禪師：「當你造毫毛時，是否用你全部的心去造？還是只用了一部分的心去造？」

信者：「用全部的心去造。」

於是禪師就對信者開示道：「你造一座大的城垣，只用一個心；造一根小的毫毛，還是用一個心，可見你的心是能大能小啊！」



滿了嗎？

有一位學僧對無德禪師說道：「禪師！在您座下參學，我已感到夠了，現在想跟您告假，我想去行腳雲遊了。」

「是什麼夠了呢？」

「夠了就是滿了，裝不下去了。」

「那麼在你走之前，去裝一盆石子來談話吧！」

學僧依照無德禪師的吩咐，把一大盆石子拿來。

禪師：「這一盆石子滿了嗎？」

學僧：「滿了。」

禪師隨手抓了好幾把砂，摻入盆裡，砂，沒有溢出來。

禪師問學僧道：「滿了嗎？」



「滿了！」

禪師又抓起一把石灰，摻入盆裡，還沒有溢。

禪師再問：「滿了嗎？」

「滿！」

禪師順手又再倒了一盅水下去，仍然沒有溢出來。

「滿了嗎？」禪師又問。

「……」

「謙受益，滿招損」，自以為滿了，實在就是自己最不足的時候。活到老，學到老，世間永遠學不滿。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禪師用石子、砂、灰、水為喻，自滿自大者，不知可否以此為誡乎？



禪非所知

智閑參滿山禪師，滿山問道：「聽說你在百丈禪師處問一答十，問十答百，是真的嗎？」

智閑：「不敢。」

滿山：「這是世間上聰明的辯解，對了生脫死，毫無助益，現在我問你：如何是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

智閑茫然不知如何回答，沉思甚久，故請示道：「請禪師為我解說。」

滿山：「我知道的，那是我的，不干你事，我若為你說破，你將來眼睛開時，會罵我的。」

智閑不得已，回寮翻遍所有經典，想從中找尋答案，但始終都不可得，故發誓說：「今生再也不研究佛學了，作個到處行腳的雲遊僧吧！」



智閑於是辭別瀟山，到南陽，看到慧忠國師的遺跡，就留了下來。有一天正在除草時，偶然彈起一塊瓦礫，擊中竹子，發出清脆的一聲。智閑因而大悟，於是便回房沐浴焚香，遙拜瀟山禪師道：「老師！您對我恩惠勝於父母。如果你那時為我說破這個秘密，哪有今天的頓悟？」故寫一詩偈寄給瀟山禪師。偈云：

「一擊忘所知，更不假修持；

動容揚古道，不墜悄然機。

處處無蹤跡，聲色外威儀；

諸方達道者，咸言上上機。」

禪，不從慧解入門，而從體悟下手。禪，不是言語說的，不是文字寫的，各人說的是各人的，各人寫的是各人的。禪，離開語言文字，向上一著，當可透個消息，參！



割耳救雉

智舜禪師，隋代人，一向在外行腳參禪。有一天，在山上林下打坐，忽見一個獵人，打中一隻野雉，野雉受傷逃到禪師座前，禪師以衣袖掩護著這隻虎口逃生的小生命。不一會兒，獵人跑來向禪師索討野雉：「請將我射中的野雉還給我！」

禪師帶著耐性，無限慈悲地開導著獵人：「牠也是一條生命，放過牠吧！」

「你要知道，那隻野雉可以當我的一盤菜哩！」

獵人一直和禪師糾纏，禪師無法，立刻拿起行腳時防身的戒刀，把自己的耳朵割下來，送給貪婪的獵人，並且說道：「這兩隻耳朵，夠不夠抵你的野雉，你可以拿去做一盤菜了。」

獵人大驚，終於覺悟到打獵殺生乃最殘忍之事。



爲了救護生靈，不惜割捨自己的身體，這種「但爲衆生得離苦，不爲自己求安樂」的德行，正是禪師慈悲的具體表現，禪者，不是逃避社會，遠離人群，禪者積極捨己救人的力行，從智舜禪師的割耳救雉，可見一斑！



誠實無欺

道楷禪師，宋人，得道後，大闡禪門宗風。曾擔任過淨因寺，天寧寺等大寺的住持。一日，皇上派遣使者，頒贈紫衣袈裟，以褒揚他的聖德，並賜號定照禪師。

禪師上表堅辭不受，皇上再令開封府的李孝壽親王至禪師處，表達朝廷褒獎的美意，禪師仍不領受。因此觸怒皇上，敕交州官收押。州官知道禪師仁厚忠誠，當到達寺中時，悄聲問道：「禪師身體虛弱，容貌憔悴，是否已經生病？」

禪師：「沒有！」

州官：「如果說是生病，則可免除違抗聖旨的懲罰。」

禪師：「無病就無病，怎可為求免於懲罰而詐病呢？」

州官無奈，遂將禪師貶送淄州，聞者皆淚流不已。

我們經常看到禪者性格風趣活潑，但禪者的誠實固執，於道愜禪師行誼見之。如明代蓮池大師讚之曰：「榮及而辭，人所難也；辭而致罰，受罰而不欺，不曰難中之難乎？忠良傳中，何得少此？錄之以風世僧。」



除卻心頭火

有一位久戰沙場的將軍，已厭倦戰爭，專誠到大慧宗杲禪師處要求出家，他向宗杲道：「禪師！我現在已看破紅塵，請禪師慈悲收留我出家，讓我做您的弟子吧！」

宗杲：「你有家庭，有太重的社會習氣，你還不能出家，慢慢再說吧！」

將軍：「禪師！我現在什麼都放得下，妻子、兒女、家庭都不是問題，請您即刻為我剃度吧！」

宗杲：「慢慢再說吧！」

將軍無法，有一天，起了一個大早，就到寺裡禮佛，大慧宗杲禪師一見到他便說：「將軍為什麼起得那麼早就來拜佛呢？」

將軍學習用禪語詩偈說道：「為除心頭火，起早禮師尊。」

禪師開玩笑地也用偈語回道：「起得那麼早，不怕妻偷人？」

將軍一聽，非常生氣，罵道：「你這老怪物，講話太傷人！」

大慧宗杲禪師哈哈一笑道：「輕輕一撥扇，性火又燃燒，如此暴躁氣，怎算放得下？」

放下！放下！不是口說放下就能放下，「說時似悟，對境生迷。」習氣也不是說改就能改的，「江山易改，習性難除。」奉勸希望學道人僧者，莫因一時之衝動，貽笑他人。



一與二

在中國佛教史上，道教的道士和佛教的出家法師，時常辯論、鬥法，有一個道士向法印禪師說道：「你們佛教怎麼樣也比不上我們的道教，因佛教最高的境界是『一心』，是『一乘』，是『一真法界』，『一佛一如來』，都是『一』，而我們道教講什麼東西都是『二』，可以說，『二』勝過你們的『一』，比方『乾坤』、『陰陽』，這都是『二』，實在說，『二』要比你們『一』高明。」

法印禪師聽後，像是不解地問道：「真的嗎？你們的『二』真能勝過『一』嗎？」

道士：「只要你說『一』，我就能『二』，一定能勝過你們。」

法印禪師就蹣起了一條腿來，慢慢地說道：「我現在豎起了一條腿，你能把兩條腿蹣起來嗎？」

道士啞口無言！

佛教史上記載我國有三武一宗的教難，大都因為道士嫉恨佛教所引起。西洋有基督教的新舊之爭，印度有婆羅門教和回教之爭，佛教尚和平，但仍難免有道教之不相容，連一二都成為爭論主題，如法印禪師之方便機辯，亦禪之巧妙應用。



一休與五休

很有名的一休禪師，有人問他：「禪師！什麼法號不好叫，為什麼您要叫

『一休』呢？」

一休：「一休萬事休，有什麼不好？」

信徒聽了認為不錯，一休萬事休，很好，很好。

一休：「其實一休不好，二休才好。」

信徒：「二休怎麼好呢？」

一休：「生要休，死也要休，生死一齊休才能了脫生死，所以是煩惱也要休，涅槃也要休，二者一齊休。」

信徒：「不錯，不錯，二休才好。」

一休：「二休以後，要三休才好！」

信徒：「三休怎麼好？」

「你看，你老婆天天和你吵架，像隻母老虎，最好是休妻；做官要奉迎，也很辛苦，最好是休官；做人處事有爭執，所以要休爭；能夠休妻、休官、休爭，這三休是最快樂，最好了！」

信徒：「不錯，不錯，三休真好！」

一休：「四休才是最好。」

信徒：「四休怎麼好呢？」

「酒、色、財、氣四種一齊休才好呢！」

信徒認為四休也是很好。

一休：「四休不夠，五休才好，什麼叫五休？人生最苦的，就是為了我們有五臟廟，這個肚子要吃飯，所以才有種種的辛苦，假如把這個五臟廟『一休』，統統都沒有事了。」

千休與萬休，總不如一休，一休萬事休，更莫造怨仇，這就是一休的禪了。

不如小丑

白雲守端在楊岐方會禪師處參禪時，久久不悟，楊岐掛念，很想方便開導，有一天，楊岐方會禪師問守端以前拜過誰為老師？守端回答：「茶陵郁山主。」

楊岐又問道：「我聽說茶陵郁山主是因為跌了一跤而大悟，寫了一首偈，你知道嗎？」

白雲守端：「知道！那詩偈是這樣的：

『我有明珠一顆，久被塵勞關鎖；

今朝塵盡光生，照破山河萬朵。』」

楊岐聽了之後，便發出怪聲，呵呵地笑著走了。守端卻因方會禪師的一笑，飯食不思，整夜失眠。第二天便至法堂請示方會禪師，為何一聽到茶陵郁山主的詩偈便發笑不已。

楊岐：「昨天下午你可看到寺院前，馬戲班玩猴把戲的小丑嗎？」

守端：「看到了。」

楊岐：「你在某方面實在不如一個小丑。」

守端：「為什麼呢？」

楊岐：「因為小丑的種種動作，就是希望自己博得別人一笑，而你卻怕別人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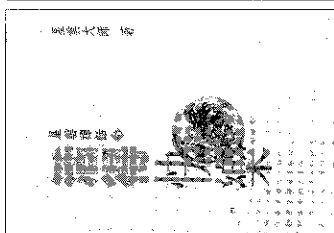
一個人的自我認識不夠，心中不能自主，就會經常受外境的影響。別人的一句讚美，自己就會洋洋得意；別人的一句謗言，自己就會怨恨瞋怒；所以自己喜樂憂苦，全為別人左右，可說已失去自己。楊岐方會禪師的一笑，還不夠吾人覺悟嗎？



佛光文選叢書

活得快樂——星雲禪話(三)

5103B



- ☐ 著者 ☐ 星雲大師
☐ 一九九九年(民八十八)年十一月初版
☐ 二〇〇〇年(民九十二)年一月初版二刷
 有著作權，請勿翻印，歡迎流傳
- ☐ 發行人 ☐ 釋慈惠(張優理)
☐ 出版者 ☐ 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台北縣三重市三和路三段一一七號 ☎(〇二)二九八〇〇二六〇
 E-mail: fgc@ms25.hinet.net
- ☐ 法律顧問 ☐ 舒建中，毛英寬律師
- ☐ 流通處 ☐ 佛光出版社
 高雄縣大樹鄉興田村興田路一一六—七號 ☎(〇七)六五六四〇三八—九
☐ 佛光山滴水書坊
 高雄縣大樹鄉佛光山寺 ☎(〇七)六五六一九二—一六二〇二
☐ 香海文化
 台北市松隆路三二七號九樓 ☎(〇二)二七四八三三〇二
☐ 佛光書局
 台北市忠孝西路一段七二號九樓之十四 ☎(〇二)二三一四四六五九
 台北市汀州路三段一八八號二樓之四 ☎(〇二)二三六五一八二六六
 台北市松江路九十巷十三號一樓 ☎(〇二)二五一五九二二
 台北縣三重市三和路三段一一七號 ☎(〇二)二九八四九五二三
 台南縣永康市中華路四一三巷一號 ☎(〇六)二三二七六一六〇
 高雄市中區金區賢中街二七號 ☎(〇七)二七二八六四九
- ☐ 定價 ☐ 二〇〇元
- ☐ 郵政劃撥第一八八八九四四八號 帳戶：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台後業字第八六二號
- ☐ 如有缺頁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更換

活法樂：星雲禪語. 3 / 星雲大師著. -- 初
版. -- 臺北市：佛光，民88
公分. -- (佛光文選叢書；5103B)

ISBN 957-543-866-3(平裝)

1. 禪

226.65

88015523

MKC
3 8888 10426731 9